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九家集注杜詩卷五

宋 郭知達 編

古詩

寓秦州及同谷縣行赴蜀中作

貽阮隱居

昉

陳留風俗衰人物世不數

晉書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父瑀魏丞相掾子渾姓

咸咸子瞻瞻弟孚咸從子脩孚族弟放放弟裕皆陳留人

塞上得阮生迴繼先父祖

趙云公言阮氏自晉人之後無所聞今日於秦州得阮昉也

貧知靜者性自益毛髮

古

師云語曰仁者靜注無欲故靜性靜者多壽

車馬入隣家蓬蒿翳環堵

江文

通詩顧念張仲蔚蓬蒿滿中園莊子庚桑楚鑿垣牆而殖蓬蒿昭十六年傳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月令藜莠蓬蒿並興儒行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注環堵面一堵也五版為堵張景陽詩環堵自摧毀清詩

近道要

趙云傳咸贈崔伏詩曰

識字用心苦

劉茶嘗從楊雄學作

奇字劉歆觀之泣曰空自苦趙云字作子言阮為詩所以近道要者以其用心苦也惟杜公識之尋我

草逕微褰裳踏寒雨

崔駰達旨辭曰與其有事則褰衣濡足冠掛不顧趙云詩褰裳涉

漆

更議居遠林避喧甘猛虎

沈休文詩避世非避喧

足明箕潁客

榮貴如糞土

陸士衡云徐幹少無官情有箕潁之心晉語玉帛酒食猶糞土也愛糞土以毀五常

無乃不可乎箕山名潁水名許由巢父隱處僊二十八年傳榮季曰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趙云箕潁出謝靈

運擬徐幹詩序非
陸士衡舊注誤

遣興三首

下馬古戰場四顧但茫然

蘇子卿行役在戰場

風悲浮雲去黃葉

墜我前朽骨穴螻蟻

老子曰其人已死其骨已朽陸機挽歌豐肌饗螻蟻妍骸永夷泯

趙云莊子云在上為鳥在下為螻蟻食

又為蔓草纏

江淹恨賦試望平原蔓草縈骨拱木

飲故老行嘆息今人尚開邊

嚴助傳武帝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 趙云使公得

志廟堂固不求邊功不賞邊臣矣

漢虜互勝負封疆不常全

前漢匈奴傳當孝武

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

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傑驚尚若斯安肯以愛子而為質乎韓安國漢數千里地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弊去病云漢匈奴相紛安得廉恥一作拏殺傷大當孫子一勝一負兵家常勢

將三軍同晏眠

右一

高秋登寒

一作塞

山南望馬邑州

前漢地理志馬邑屬鴈門郡晉太康地記云秦

時建此城輒崩不成有馬周旋馳走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遂名為馬邑漢王恢伏兵馬邑旁谷中是也

趙云舊注指為鴈門馬邑非是蓋公詩在秦州所作其登山南望豈却望北地鴈門之馬邑乎馬邑秦州地

名今於本處有石碑標榜馬其土人及曾游秦州降虜者自能言之此所謂不行一萬里不曉杜甫詩也

東擊胡壯健盡不留

詩曰純助順收復京師遂進收東都前漢匈奴傳曰漢大發關東輕

銳士盡力擊匈奴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皆從軍

穹廬莽牢落

匈奴傳匈奴父子同穹廬

卧師古曰穹廬旃帳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廬

上有行雲愁老弱哭道路願聞

兵甲休

前漢賈捐之傳珠崖反連年不定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不可曰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

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障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上從之前漢匈奴傳匈奴上漢書曰

願寢兵休士以安邊民使少鄴中事反覆

一云何死人

積如丘

後漢韓遂馬騰曰天下反覆未可知趙云兩京雖復矣而賊猶保相州既圍復解則士卒

傷死可知矣

諸將已茅土載驅誰與謀

李陵與蘇武書陵為足下當享茅土之薦

策文錫君玄土苴以白茅新添詩載馳驅趙云當
兩京之復各論諸將之功而加官爵矣則破鄴之戰誰
復効力哉宜公之所深憂也

右二

豐年孰云遲甘澤不在早

陸機雲賦甘澤霂霂孫楚雪賦膏澤液普潤中田肅肅二

麥實豐年曹子建良田無晚歲膏澤多豐年

耕田秋雨足禾黍已映道春苗

九月交顏色同日老勸汝衡門士

衡門見上秋雨歎注勿悲尚枯

槁

漁父形容枯槁莊子枯槁之士趙云此篇慰貧士之詩也

時來展才力先後無

醜好但訝鹿皮翁忘機對芳草

列仙傳鹿皮翁者菑川人也少為府小吏機巧

舉手能成器械岑山上有神泉人不能至也小吏自府
君請木工斧斤三十人作轉輪懸閘意思叢生數十日
梯道四門成上其顛作茅舍留止其旁趙云鹿皮翁
固是神仙神仙皆遺世故然於此言忘機械則以鹿皮
翁本巧於機械及其避世忘去機慮結茅岑山坐對芳
草矣公題是遣興見諸將以戰伐之功富貴驕矜而貧
者寂寞既慰之以秋成當飽可免憔悴又期之以時來
展材力亦當富貴不以先者為好而後者為醜也又終
之以鹿皮翁之忘機則豈顧富貴
之先後哉鹿皮翁殆公自託耳

右三

昔游

趙云此篇名昔游蓋公紀游王屋山與東
蒙山之實也王屋山有華蓋峯所謂華蓋

君董先生必是實事詳味公之詩意可
見矣於紀實中因使神仙事以稱之也

昔謁華蓋君深求洞宮脚玉棺已上天白日亦寂寞

後漢

王喬為葉令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吏人摧排終不搖動
喬曰天帝獨召我耶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
夕葬於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
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乃為立廟號葉君祠暮升艮岑
頂艮岑東北之岑也巾几猶未却趙云華蓋君所戴之巾所憑之几尚在弟子四

五人入來淚俱落余時游名山發輒在遠壑

離騷朝發於蒼梧

又朝發輒於天津

良覲違夙願

謝靈運詩搔首訪行人引領異良覲

含淒尚寥廓

林昏罷幽磬竟夜伏石閣王喬下天臺微月映皓鶴

嵇康

琴賦王喬披雲而下墜天台賦王喬控鶴以冲天何敬
祖在昔王子喬有道發伊洛迢遞陵峻岳連翩御飛鶴

喬却是周靈王太子晨溪嚮虛駛歸徑行已昨豈辭青

王子晉子晉一名喬

鞋胝趙云青鞋山行之具胝足病也莊子曰手足胼胝

惆悵一作悵望

金乙藥東蒙

赴舊隱尚憶同志樂

東蒙山名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趙云此又叙其游東蒙山也公

玄都壇歌寄元逸人曰故人昔隱東蒙峯又與李白同尋范十隱居曰余亦東蒙客憐君如弟兄豈所謂赴舊

與門同志

樂者乎休事董先生

董先生董京威也行吟常宿白社之中時乞市肆得碎繒結以

自覆趙云休事董先生則東蒙山必有董先生矣舊注便差排作董京威自是已往神仙矣亦豈在東蒙山

邪於今獨蕭索胡為客關塞道意久衰薄妻子亦何人

丹砂負前諾

晉葛洪求勾漏令以練丹砂

雖悲髮變鬢

章忍反一云鬢髮變謝玄

暉詩有情知望鄉誰能鬢不變詩鬢髮如雲
趙云髮之黑者曰鬢鬢髮變言變而為白也
未憂筋力

弱杖藜望清秋有興入廬霍

謝靈運詩游當游羅浮行
必息廬霍江淹擬靈運詩

靈境信淹留賞心非徒設
平明登雲峯杳與廬霍絕

幽人

易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陸士衡詩幽人在浚告

孤雲亦羣游神物有所歸

陶潛詠貧士詩萬族各有託
孤雲獨無依趙云孤雲所

以譬幽人之畸獨者也然以類相聚則終至於
羣游蓋以神物有歸故爾又若志士之相遇也
麟鳳在

赤霄何當一來儀

劉公幹詩鳳凰集南嶽徘徊孤竹根
何時當來儀將顯聖明君書鳳凰來

儀張協七命掛歸翮於赤霄之表漢書麟鳳在郊藪孔
融曰麟鳳來頌聲作趙云以比賢人之宜來乃賈誼

所謂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也赤霄丹霄也
楚辭曰載赤霄而凌太清張茂先鷦鷯賦序彼鷺鷥鷦鷯
鴻孔雀翡翠或凌赤霄之際然鳳凰云在赤霄可也而
麟亦謂之下赤霄學者常疑之殊不知徐陵之生寶誌
見之曰此兒天上石麒麟則麟自天而降亦宜在赤霄
者矣此四句孤雲蓋公自比羣游以比同志之幽人麟
鳳又以比同志之幽人所謂往與惠荀輩中年滄洲期
同志之幽人則下句惠荀輩往與惠荀輩中年滄洲期
杜補遺惠遠許詢也謝玄暉之宣城詩旣濯懷祿情復
協滄洲趣李善注楊雄賦云世有黃公者起於滄洲願
神養性故後人以滄洲為隱者所居或云隋圖經曰漢
水逕琵琶谷至滄浪洲乃漁父悼歌處滄洲即滄浪洲
也趙云惠荀惜乎無考杜田補遺便指為惠遠許詢
此自是晉人今公詩云與惠荀輩則當時人其荀字是
姓即非許詢蓋詢乃詢問之詢豈可彊差排邪又況公
於惠遠兩謂之廬山遠未嘗摘用惠字也滄洲期言隱

淪之所也詩人之言隱多用滄洲字

天高無消息棄我

忽若遺

詩谷風將安將樂棄予如遺郭泰機詩衣工秉刀赤棄我忽若遺古詩棄我如遺跡內懼

非道流幽人見瑕疵

傷七年傳不汝瑕疵史道家者流

洪濤隱語笑

植曹

汎舟越洪濤晉王凝之風賦驅東極之洪濤郭璞江賦

鼓洪濤於赤岸木玄虛海賦洪濤瀾汗曹玘江賦洪濤

突兀而橫持蔡邕賦洪濤湧以鼓棹蓬萊池孫楚賦舟

沸騰晉蘇彥詩洪濤奔逸勞

鼓棹蓬萊池

人鼓棹而

揚歌史漁父

崔嵬扶桑日

山海經云大荒之中暘谷上有扶桑十日出所浴九日居下

枝一日居上枝皆載鳥又山海經云日出暘谷浴於咸

池拂於扶桑杜補遺東方朔十洲記曰扶桑在碧海

樹長數千丈一千餘圍兩兩同根更相依倚故名扶桑

北史言有沙門慧深來荊州云扶桑國在大漢國二萬

餘里其樹葉似桐所生如笋國人食之
實似梨而赤其皮可為紙廣六尺餘
照曜珊瑚枝

元梁

帝馬詩照曜珊瑚鞭
餘見上送孔巢父注
風帆倚翠蓋暮把東皇衣

屈平九歌有東

皇太一又孔蓋兮翠旌說苑鄂君汎舟於新陂之上張
翠羽之蓋張平子東京賦翠羽之高蓋曹植曰仰撫翠

蓋陸士衡詩云
翬翬翠蓋羅
嚙漱元和津

天台賦漱以華池之泉杜補遺黃庭經曰口為玉

池太和官嗽咽靈液災不忤注口中液水為玉津又中
黃經曰但服元和除五穀必獲寥天得真籙注服元和

謂咽
津液
所思煙霞微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芝

見上喜晴及洗兵馬

注趙云漢武帝曰局促効轉下駒所思既在乎煙
霞之微則遺世絕物矣雖四皓知名猶為局促也

五

湖復浩蕩
周禮揚州其浸五湖注太
湖方五百里故曰五湖
歲暮有餘悲

張景陽詩

歲暮懷百憂有志之士志未復伸而時不我與則未嘗不以時逝為嘆也故多以歲暮為之憂悲 趙云鮑昭

有古詩其題曰歲暮悲

佳人

王深父云俗偷則人之無告者政不足以恤之也

絕代有佳人

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絕代而特立

幽居在空谷

一作山谷詩皎皎白

駒在彼空谷

自云良家子

趙充國傳六郡良家子新添漢成帝選良家子充後宮

零落

依草木關中昔喪敗兄弟遭殺戮官高何足論不得收

骨肉

趙云此乃貴人之家詩人蓋不欲出其名氏耳

世情惡衰歇萬事隨轉燭

夫壻輕薄兒

沈休文詩長安輕薄兒禹曰孝孫素謹當是長安輕薄兒誤之耳

趙云光武謂鄧

新人已如玉

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

合昏尚知時鴛鴦不獨宿

詩鴛鴦于飛鄭氏婚禮謁文讚曰鴛鴦鳥雄雌相類飛止相隨列異傳宋康王埋韓馮夫妻宿夕文木生鴛鴦

雄雌各一常栖樹上晨夕交頸音聲感人杜補遺本草云合歡即夜合也人家多植之葉似皂莢槐極細而

繁密一名合昏陳藏器云其葉至暮即合故曰合昏文選陸倕刻漏銘曰合昏暮捲棠英晨生注合昏木名其

葉夜合明舒裨雅云鴛鴦匹鳥有思者也說文稱鳳言鸛鵲鴛鴦思是也崔豹古今注曰鴛鴦鳬類也雌雄未嘗

相離人得其一一思而死故謂之匹鳥鴛鴦性如此故先王慎於取之俗云雄鳴曰鴛雌鳴曰鴦稽聖賦曰雕鳩

奚別鴛鴦奚雙趙云隋江撫閨怨詩但見新人笑那曰池上鴛鴦不獨自帳中蘇合遽空然

聞舊人哭後漢竇玄舊妻與玄書別曰棄妻斥女敬白竇生卑賤鄙陋不如貴人妾日已遠彼日已

親衣不厭新人不厭故悲不可忍怨不可去彼何何人
而居我處玄以形貌絕異天子以公主妻之故云趙
云此詩人之情也李白亦云新人如花雖可寵舊
人似玉由來重古詩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在山

泉水清出山泉水濁

趙云此佳人怨其夫之辭晉孫綽
三日蘭亭詩序曰古人以水喻性

有旨哉斯談非以停之則清混之則濁耶情因所習而
遷移物逐所遇而感興公句蓋言人之同處山谷幽寂
之地則如泉水之在山無所挽之其清可知侍婢賣珠
其夫之出山隨物流蕩遂為山下之濁泉矣

迴牽蘿補茅屋

東方朔傳董偃母以賣珠為事趙云
侍婢既賣珠又使之牽蘿以補茅屋空

谷寂矣茅屋有缺高即補之其治家勤謹如此梁昭
明太子開善寺法會詩牽蘿下石磴攀桂陟雲梁摘

花不挿髮

一作髻

采柏動盈掬

詩終朝采綠不盈一掬
趙云古詩穹谷饒芳蘭

采采不盈掬上句言不事粧飾此詩所謂自伯之東首
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之意下句以言幽閒之所
為也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趙云上句則天色已寒而
翠袖尚薄又似言其無衣
且無心於服飾矣下句則其所思者遠矣
蓋兄弟殺戮夫壻輕薄豈不感慨於懷哉

赤谷西崦人家

躋險不自安

一作喧

出郊已清目溪迴日氣暖逕轉山田

熟

謝靈運詩躋險築幽居枚乘
七發云依絕區兮臨迴溪

鳥雀依茅茨藩籬帶松

菊

陶淵明三徑就荒松菊猶存宋玉曰藩籬之鷄料天
地之高趙云左傳如鷹鷂之逐鳥雀堯土階三尺

茅茨如行武陵暮欲問桃源宿

一本作桃花陶潛桃源
記曰晉太康中武陵人

捕魚從溪而行忽逢桃花林夾兩岸數百步無雜木芳
華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異之前行窮林林盡見山有小
口髣髴有光便捨舟步入初極狹行四五十步忽然開
朗邑屋連接難犬相聞男女被髮怡然自樂見漁人大
驚問所從來要還為設酒食云先世避秦難率妻子來
此遂與外隔絕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也既出自太守太
守遣人隨而尋之迷不復得路

西枝村尋置草堂地夜宿贊公土室二首

出郭眄細岑披榛得微路

天台賦云披荒榛之蒙籠趙景真書步澤求蹊披榛覓路

溪行一流水曲折方屢渡贊公湯休徒

惠休上人姓湯好靜心

迹素昨枉霞上作盛論巖中趣

後漢旌車之招相望於巖中

怡然共

攜手恣意同遠步捫蘿蒞先登

天台賦攬樛木之長蘿謝靈運蔓弱豈可捫

陟巘眩反顧要求陽岡暖

顏延年陽陵園精氣陰谷或煙寒謝靈運朝旦發陽崖景

落愁陰峯

苦涉陰嶺泣惆悵老大藤沉吟屈蟠樹卜居意未

展杖策迴且暮

屈原卜居左太冲杖策招隱士趙云太公避狄杖策去邠

曾巔

一作

天餘落日草蔓已多露

謝靈運築觀基曾巔又云日落山照耀盧子諒凝露蔓草詩

謂行多露

右一

天寒鳥已歸月出山更靜

山一作人更一作已陶潛衆鳥相與飛未夕復來歸趙

云禮記天寒既至詩月出皎兮

土室延白光松門耿疎影

謝靈運攀崖照石鏡牽葉

入松 躋攀倦日短語樂寄夜永

謝靈運常苦夏日短天

趙云天寒則時在冬故明燃林中新暗汲石底

一作井

大師京國舊德業天機秉

莊子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

從來支許游

支遁字道林講維摩經遁為法師許詢為都講遁衆謂無以歷難詢設一難以調遁不能復通趙云支遁以

比贊公許詢

興趣江湖迴數奇謫關塞

李廣數奇孟康曰奇隻不耦也

如淳曰數為匈奴所敗為奇不耦師古曰言廣命隻不耦合也孟說是杜正謬師古既以數奇為命隻不耦合則數乃命數之數非疏數之數也而音作所角反者蓋傳印之誤也宋景文公筆錄云孫宣公與當世大儒

亦以數奇為朔余後得江南漢書本乃所具反以此考
之殆傳印者誤以具為角也因是詩注猶仍舊音故特
辨之趙云李善注徐敬業古詩寄言封侯者數奇道
良可歎下注如淳曰數所具切宋景文公偶未見也
廣存箕顓太丘道廣廣則難周謝靈運徐幹詩序云幹有箕顓之心何知戎馬閒復
接塵事屏幽尋豈一路遠色有諸嶺晨光稍朦朧更越
西南頂陶淵明恨晨光之熹微

寄贊上人

一昨陪錫杖

天台賦振金策之鈴鈴注云金策錫杖

卜隣南山幽年侵腰

脚衰未便陰崖秋

趙云言初欲於贊公土室之處卜隣時為年齒所侵而腰脚衰弱則其地

為陰崖而當時之秋非所便安要須擇重岡北面起竟地也晉潘岳西征賦云眺華岳之陰崖

日陽光留茅屋買兼土

買一作置

斯焉心所求

趙云四句乃可卜之地蓋

山北面高起而障日故陽光為之留陽光者則非若陰崖之多蔭濕故可結茅屋且兼其地土買之乃心所求也

足收

天台賦羲和亭午
曰景日月之光通

杜補遺御覽載纂要云日光
明曰景曰景曰晷曰氣曰晷曰

初出曰旭曰昕曰晞大明曰昕晞乾也日溫曰煦在午曰亭午在未曰昃日晚曰旰日將落曰薄暮日西落光返景在下曰倒影左傳云吳將伐齊子胥曰夫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今云石田足收則雖無用之田猶可種而獲也子美醉時歌又有田田茅屋荒蒼苔之句趙云八句則於重岡北面起處聞得西枝村之

西其谷中杉漆之木稠多而和暖其
石田又可種便可於此結茅屋矣
當期塞雨乾宿昔

齒疾瘳徘徊虎穴上

新添班超云不入虎穴安得虎子

面勢龍泓頭趙

考工記云審曲面勢言審其曲直面其形勢也

紫荊具茶茗遙路通林丘與子

成二老來往亦風流

謝靈運傲裝反柴荊孫綽風流為一時冠趙云四句則公與贊老

既為隣矣可茶茗相交往來通好也孟子稱太公伯夷曰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

太平寺泉眼

招提憑高岡

見第一卷奉先寺注

疎散連草莽

景帝紀廣薦草莽草稠曰薦深曰莽

出泉枯柳根汲引歲月古石閒見海眼

趙云成都記云石笋之下是海

眼又劉崇遠作金華子又云北海郡因發地得五天畔
銖錢取之不盡得一石記云此是海眼以錢鎮之

紫水府

新添小說潤州為中源水府杜云張纘南征賦曾潭水府

廣深尺丈閒宴息

敢輕侮青白二小蛇幽姿可時覩如絲氣或上爛漫為

雲雨

公羊傳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天下者太山之雲也趙云二小蛇蓋實事也其吐氣

則為雨舊注非是

山頭到山下鑿井不盡土

趙云自山頭至山下皆石而已不能

窮盡至有土處也鑿井之難取供十方僧香美勝牛乳
如此而得此泉眼為可美矣

趙云佛經每以牛乳供佛今云北風起寒文弱藻舒翠
泉之香美勝之所以重言之也

縷舒一作勝明涵客衣淨細蕩林影趣何當宅下流餘潤通

藥圃三春濕黃精一食生毛羽

嵇康書又聞道士遺言餌木黃精令人久壽意

甚信之杜補遺神農本草黃精冬服輕身延年日華子云黃精九蒸九曝服之駐顏博物志云天姓謂黃帝曰太陽之草名黃精餌之長生太陰之草名鉤吻入口立死人信鉤吻之殺人不信黃精之益壽不亦惑乎真誥云衡山中有學道者張禮正治明期二人禮正以漢末在山中服黃精顏色丁壯常如年四十時後乘雲升天今在方諸廳室為上仙魏文帝詩服之四五日身體生羽翼

夢李白二首

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

宋鮑昭行路難吞聲躑躅不敢言蘇武詩淚為生別滋歐

陽建惻惻心中酸楚詞悲莫悲兮生別離謝靈運惻惻廣陵散

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

息

劉孝標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李斯為秦逐客趙云白坐永王璘之累長流夜郎會赦還潯陽

坐事下獄潯陽今之江故入我夢明我長相憶樂府云夢

州也屬江南東路故云見已在旁忽覺在他鄉上恐非平生魂路遠不可測魂有加飡食下有長相憶

來楓林青

楚辭湛湛江水兮上有楓樹林魂返關塞黑趙籍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

白謫在南其所經歷乃楓林也在君今在羅網何以有秦與公相見故其去又歷關塞也

羽翼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

宋玉神女賦若白月初出照屋梁若明月舒其

光西清詩話云李太白歷見司馬子微謝自然賀知章或以為可與神遊八極之表或以謫謫仙人其風神超邁英爽可知後世詞人狀者多矣亦間於丹青見之俱不若少陵云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熟味之百世之

下想見丰采此與水深波浪濶無使蛟龍得續齊諧記
李太白傳神詩也月五日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祭之漢建武
中長沙人區回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曰君嘗見祭甚
善然為蛟龍所苦今若有惠可以楝葉塞之縛以五色
絲此二物蛟龍所畏也趙云因借夢寄以憂之且戒
之也言蛟龍則又因歷江湖而言之也與
下篇舟楫恐失墜同意舊注所引非是

右一

浮雲終日行游子久不至

古詩浮雲蔽白日游子不反顧趙云蓋言游子之拘繫

不若浮雲之疎散也

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

趙云其身雖不至而三夜入夢斯為

情親

告歸常局促苦道來不易

趙云漢景帝云局促効轅下駒

江湖多

風波

一云秋多風

舟楫恐失墜出門搔白首若負平生志冠

蓋滿京華斯人獨顛顛

左太冲詩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冠蓋陰四街朱輪竟長衢

寂寂楊子宅門無卿相與孰云網恢恢將老身一作反

累

老子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趙云此公閔白之辭也

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

張翰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阮籍詩千秋百歲後榮名安所之趙云公以事理寄之一嘆而已

漢有鼓吹鏡歌十八曲其上之回曲有云千秋萬歲樂無極

右二

有懷台州鄭十八司戶

虔時坐汙賊貶台州司戶

天台

山名

隔三江

一云江海

風浪無晨暮

趙云水經

載韋昭以松江浙江浦陽江為

三江也而天

鄭公縱得歸老病不識路

沈休文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

思趙云暗使韓非子中事六國時張敏與高惠為友

每相思不能得見敏便於夢中徃尋但行至半道即迷

不知路遂迴

昔如水上鷗今如置中兔

詩肅肅兔置趙云何遜詩曰

可憐雙白鷗

性命由他人悲辛但狂顧山鬼獨一脚

一夕水上游

屈原九章歌句有山鬼蝮蛇長如樹

招魂蝮蛇慕呼號

旁孤城歲月誰與度從來禦魑魅多為才名誤

文十八年舜流

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扶諸四裔以禦魑魅

趙云左傳曰八山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旃而公寄

李白詩云魑魅喜人過亦使此事多為夫子嵇阮流更

才名誤句法亦古詩多為樂所誤也

被時俗惡嵇康阮籍嵇康書曰阮嗣宗海隅微小吏眼

暗髮垂素

潘安仁秋興賦以垂領黃帽映一云鳩素髮颯以垂領黃帽映一云鳩

腰具

陶潛馬能折腰閭里小兒杜補遺後漢禮儀志八

鳩者不噓之鳥欲老人不噓趙云鳩杖字一作黃帽

非是蓋操船之人曰黃帽耳鳩杖老人之杖耳在朝廷

以更老待之而乃映小官之平生一杯酒見我故人遇

青袍所以非供折腰具也相望無所成乾坤莽迴互沈休文平生少年日分手易

持古詩瀟湘逢故人趙云張翰曰不如即時一杯酒

暗用謝眺詩山川不可夢況乃故人也公言徒有平

生一杯酒欲見我故人與之相遇而同飲今不可見矣故有末句相望無所成而天地變移以言時事之反覆矣

遣興五首

蟄龍三冬卧老鶴萬里心

易龍蛇之蟄以存身也舞鶴賦結長悲於萬里趙云東

方朔云三冬文史足用諸葛孔明卧龍以比賢俊之未遇龍卧而終起鶴雖老而終遠飛則賢俊雖未遇而終

用也昔時賢俊人未遇猶視今蘭亭序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趙云蓋言視今之

未遇者則可以推知昔時之賢俊也京嵇康不得死一

房傳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且不死孔明有知音江淹恨賦中散下獄神氣激揚徐庶薦孔明趙云嵇康與吕安相善二

人素為鍾會所不喜安以家事繫獄辭相證引遂復收
康棄市所為不得其死也徐庶薦孔明於劉先主先主
三顧其草廬起之為國相此為有知音也公詩謂有才
者遇邪以嵇康之才而不得其死謂有才者不遇邪而
孔明卒有知音則又如壠底松用舍在所尋古詩鬱鬱
澗底松

大哉霜雪榦歲久為枯林傷有才而不見用 趙云數
松有霜雪榦不用而為枯木
矣莊子曰孔子云天寒既至霜
露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

右一

昔者龐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陽耆舊間處士節獨苦豈

無濟時策

一作術

終竟畏羅罟

一云終歲畏罪罟

林茂鳥有歸水

深魚知聚舉家隱鹿門劉表焉得取

後漢逸民傳龐德公者南郡襄陽人

也未嘗入州府夫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謂曰夫保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鵲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趨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壠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若居畝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採藥不返杜補遺襄陽記云鹿門山舊名蘇嶺山建武中襄陽侯習郁立神祠於山刻二石鹿夾神道口俗因謂之鹿門廟遂以廟名山

右二

我今日夜憂諸弟各異方不知死與生何況道路長

蘇武

詩良友遠別離各在天一方山海隔中州相去悠且長
古詩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

知避寇一分散飢寒永相望豈無柴門歸欲出畏虎狼

趙云陶淵明田舍詩云長吟掩柴門聊為壠畝民今公
所言指其身所居之屋歸則望諸弟之歸也欲出畏虎

狼則諸弟之出畏
虎狼而不能也仰看雲中鴈禽鳥亦有行

魏文帝仰
看明月光

傅休奔詩仰
觀南鴈翔

右三

蓬生非無根漂蕩隨高風天寒落萬里不復歸本叢客

子念故宅三年門巷空

曹子建轉蓬離本根飄飄隨長風何意迴飈舉吹我入雲中高

高上無極天路安可窮類此游客子捐軀遠從戎趙云說苑魯哀公曰秋蓬惡其本根美其枝葉秋風一起根本拔矣故子建

恨望但烽火戎車滿關東生涯能幾與公皆得用之

何常在羈旅中

匈奴傳烽火通甘泉官詩戎車既局

右四

昔在洛陽時親友相追攀送客東郊道遨遊宿南山

曹

建關雞東郊道驅上彼南山

趙云蓋傲張景陽詠史

詩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藹藹東都門羣公祖二疎

也詩以邀以遊謝靈運擬曹植詩序云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遊

煙霞阻長河樹羽成

臯間

有贅崇牙樹羽置羽也成臯在鞏洛間羽羽迴首

旗也

趙云言鞏洛之亂成臯在鞏洛間也

載酒地豈無一日還

前漢揚雄傳好事者載酒過之丈陶潛親朋好事或載酒看而往之丈

夫貴壯健慘戚非朱顏

右五

遣興五首

朔風飄胡鴈慘澹帶砂礫

鮑明遠疾風衝塞起砂礫自飛揚又胡風吹朔雪劉公幹

涼風吹砂礫

長林何蕭蕭秋草萋更碧

古詩回風動地起秋草萋已綠謝玄暉春

草秋更綠

趙云曹植四言云仰彼朔風王正

北里富

長云朔風動秋草其後謝玄暉朔風吹飛雨

薰天高樓夜吹笛

左太冲南鄰擊鍾磬北里吹笙竿楊雄燎薰皇天古詩西北有高楼上有

絃歌

馬知南隣客九月猶締綌精曰締綌曰綌遺隋來充少時父黨過

門方冬充尚衣葛戲充曰締兮綌兮凄其以風充曰惟締惟綌服之無數南鄰之客非服締綌而無數也蓋貧而未有禦寒之服故耳子美遣遇詩又曰自喜遂生理花時甘綌袍暮春者奉服既成花時而綌袍豈非無春服歟趙云以九月授衣而猶締綌花時已暖當有春服而甘綌袍則公之貧如此

右一

長陵銃頭兒出獵待明發

秦武安君頭小而銃趙云詩云明發不寐駢弓

金瓜鏞白馬蹴微雪

趙云言鏞上有金瓜之飾非富貴人之箭不然也蹴字見上高都獲

驄馬行注

未知所馳逐但見暮光滅

趙云言出獵之子馳逐未厭而日晚當歸也

歸來懸兩狼門戶有旌節

詩並驅從兩狼兮楊國忠以劍南旌節導駕趙云言其

獵有所獲乃是貴家也旌節貴人所建而羅列於門者也

右二

漆有用而割膏以明自煎蘭摧白露下桂折秋風前

莊子

人間世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兩龔死時有老父來吊哭甚哀既而曰嗟虜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阮籍詩膏火自煎燒多財為患害世說毛伯成負其才氣稱曰寧為蘭摧玉折不作蕭敷艾榮府中羅舊尹沙道尚依然
故事凡禮拜相之後禮

絕班行府縣載沙填路自赫赫蕭京兆今為時所憐前
私第至於城東街名沙堤赫赫蕭京兆今為時所憐前
五行志成帝時童謠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
華不實黃雀巢其顛故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蕭望之
嘗為左馮翊後飲鴆自殺又盧諶云何武不赫赫遺愛
常在人趙云東坡先生云明皇雖誅蕭至忠然常懷
之侯君集云躊躇至此至忠亦躊躇者也故杜子美云
赫赫蕭京兆今為時所憐因先生之言乃知此篇全為
蕭至忠而言也按本傳至忠始在朝有夙望容止閑敏
見推為名臣斯可比之漆膏蘭桂者矣又云外方直糾
摘不法而內無守觀時輕重而去就之參太平公主逆
謀主敗至忠遁入南山數日捕誅之考其平生景龍元
年九月相睿宗景云元年六月貶是月復相七月罷明
皇開元元年正月復相七月誅此漆之割膏之煎蘭之
摧桂之折也雖已誅矣然明皇賢其為人心愛之終不
忘後得源乾曜亟用之謂高力士曰若知吾進源乾曜

乎吾以其貌言似蕭至忠力士曰彼不嘗負陛下乎帝曰至忠誠國器但晚謬爾其始不謂之賢哉此可以推見當杜公時猶為人所憐也舊注便差排作蕭望之非是

右三

猛虎憑其威徃徃遭急縛

曹操謂呂布縛虎不得不急

雷吼徒咆哮

枝撐已在脚忽看皮寢處無復晴閃爍

左傳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杜補遺襄二十八年子雅子尾怒盧蒲嫫曰譬如禽獸吾寢處之矣注言能殺而席其皮

人有甚

於斯足以勸元惡

趙云書元惡太慙退之猛虎行亦類此

右四

朝逢富家葬前後皆輝光共指親戚大總麻百夫行送

者各有死不須羨其強君看束縛去亦得歸山崗

吳人殺諸

葛怡以篋篠裹屍束縛以篋棄之於石子崗師云總麻服之疎遠者尚有百夫行其富盛可知

右五

遣興五首

天用莫如龍有時繫扶桑頭轡海徒湧神人身更長

漢食

貨志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郭璞六龍安可頓運流有代謝杜補遺淮南子曰日出於暘谷

浴于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晨明經於隅泉是謂高春頓于連石是謂下春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謂懸車薄於

虞泉是謂黃昏注扶桑東方之野六螭即六龍也日乘車駕以六龍羲和馭之薄於虞泉而回也日賦云升咸池而擢秀奄六螭而息轡又曹子建與吳季重書曰日不我與曜靈急節思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注六龍日車義和日御趙云繫扶桑則楚詞劉向九歎之遠逝篇有曰維六龍於扶桑日賦乃本朝吳淑所為說者謂神人指言羲和日經海底出入方頓轡而經海則羲和御車同入於海海水雖湧波而羲和身自增長謂之摩荔支天佛身湧遮日之類性命苟不存英雄徒自彊吞聲勿復道新添王育往事吞真宰意茫茫趙云言人聲拊膺不復道真宰意茫茫生浮脆性命不存日運不停則徒自為英雄耳故吞聲勿道莫測真宰之意茫茫然也鮑昭詩云吞聲躑躅不敢言莊子云若有真宰存焉師云楊子曰龍以不制為龍今言繫則彼制矣蓋譏怙勢強暴者

右一

地用莫如馬無良復誰記

趙云易曰牝馬地類行地無疆一曰良王也言世無王良

豈知記省地用之馬乎師云謝宣遠詩四達雖平直蹇步愧無良

此日千里鳴追風可

君意

趙云追風秦始皇七馬之一名此言若望王良而鳴矣可見無良是王良也

君看渥洼

見上

種態與鶩駘異不離蹄齧間逍遙有能事

莊子馬蹄篇趙

云一曰蹄分皆相蹄齧如魏文帝齧膝之齧蹄人齧人言馬之劣又曰蹄則馬蹄可以踐霜雪齧則齧草飲水之謂已上各有義理言馬之閒暇而能事可以行千里也易天下之能事畢矣

右二

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

趙云

因陶潛而有所悟故作此詩非直詆陶也陶集中固有恨枯槁之語矣如怨詩楚詞云夏日長抱飢寒夜無被眠歲暮和張常侍云屢闕清醑至無以樂當年飲酒詩云顏淵稱為仁長飢至於老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又曰意抱困窮節飢寒飽所更有會而作曰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飢愁如亞九飯當暑厭寒衣雜詩云豈期過滿腹但願飽粳糧禦冬乏大布麤絺以應陽正爾不能得哀哉亦可傷斯不謂之頗亦恨枯槁也枯槁字楚辭漁父篇屈原形容枯槁之士達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

易曰

識之馬融達生任性不好儒者之節

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

杜補遺淵明文有命

子詩曰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又責子詩曰雖有五男兒揔不好紙筆天運苟如此且進杯

中物子美謂掛懷抱者此也王立之詩話云東坡言山谷為余言杜子美困於三蜀蓋不知者詬病以為拙於生事又往往譏宗文宗武失學故寄之淵明以解嘲其詩名遣興可解也俗人不領便以為譏病淵明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

右三

賀公

賀知章

雅吳語

杜補遺世說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丞相以腹熨彈棊局曰何乃洵

音虛觥反吳人謂冷為洵劉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爾又語林曰真長云丞相何

奇止能作吳在位常清狂

昌邑王傳清狂不惠凡狂者語及細唾也

狂者故言清狂也或曰色理清徐而心不惠曰清狂如今白癡也

上疏乞骸骨黃冠歸

故鄉

薛云禮記郊特牲曰野夫黃冠草服也言知章乞為道士故云黃冠

王徽

之字子猷桓公嘗謂徽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

徽之初不酬答直高視以手板挂頰云西山朝來致有

耳與氣

斯人今則亡

顏淵今也則亡

山陰一茅宇江海日淒涼

章知

事明皇為秘書監自號四明狂客及秘書外監晚節尤誕放天寶初病夢游帝居及寤遂請為道士歸故里以宅為千秋觀表求湖數頃為放生池有詔賜鏡湖一曲鏡湖在會稽山陰想知章結茅於其旁矣

右四

吾憐孟浩然短褐即長夜

史記寒者利短褐陸士衡送子長夜臺王仲宣長夜何冥

冥趙云范曄傅曄在獄中為上題賦詩何必多徃徃

扇云去白日之炤炤即長夜之悠悠

賦詩何必多徃徃

凌鮑謝

鮑照謝朓應璩百一詩

趙云往往之義忽忽如此也清江

空舊魚

趙云是思浩然平生之事浩然嘗有詩曰試垂竹竿釣果見查頭編今言清江之內空有舊魚

而人不見也

春雨餘甘蔗

趙云王士源為浩然詩集序云灌園藝園以全高然則春雨餘甘蔗

豈浩然嘗自營蔗區乎惜無所明見每望東南雲令人幾悲吒
杜補遺郭璞游仙詩臨川哀年邁撫心獨悲吒
趙云浩然襄陽人襄陽在秦州之東南末句思而不見故望雲而空悲吒耳

右五

前出塞九首

趙云此詩與後出塞皆代邊士之作也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

陸士衡悠悠行邁遠戚戚憂思深古詩戚戚何所迫又悠

悠隔山陂又回車駕言邁悠悠涉道長杜補遺按唐
西州交河在伊州西七百里河水分流繞城下因以名

之漢侯應上書云車公家有程期亡命嬰禍羅會也漢
師前國王治交河城

竇榮亡命山林趙云若畏公家之期君已富土境開
程而逃亡其命則必有收捕禍所及矣

邊一何多見上今人棄絕父母恩吞聲行負戈陸士衡
夕息常

負戈

右一

出門日已遠不受徒旅欺骨肉恩豈斷蘇武詩骨肉緣
枝葉趙云詩

骨肉離散男兒死無時走馬脫轡頭木蘭曲云南
市買轡頭手中挑青

絲梁簡文帝紫駟馬詩青絲捷下萬仞岡俯身試搴旗
曹子建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狡捷過猴猿
勇剽若豹螭左太沖振衣千仞岡史斬將搴旗

右二

磨刀鳴咽水

鳴一作呼

水赤刃傷手欲輕腸斷聲心緒亂已

久

鮑昭東門行離聲斷客情又行子心腸斷
辛氏三秦記曰隴山天水大坂也俗歌云隴頭流水

鳴聲幽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故名鳴咽水又云東人
西役升此而顧莫不悲思其歌云隴頭泉水流離西下
念我此行飄然曠野登高望遠涕淚雙墮趙云以磨
刀於水刀刃傷手則邊士之辛苦尤甚腸斷聲指言鳴
咽水也言心緒久亂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功名圖

欲不愁而不可得也

麒麟戰骨當速朽

麒麟閣宣帝圖畫功臣於此閣也宋司馬造石椁孔子曰死不如速朽

趙云以功名自期為丈夫之事矣

右三

送徒既有長遠成亦有身

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驪山

生死向前去

不勞吏怒嗔路逢相識人附書與六親哀哉兩決絕不

復同苦辛

國忠領劍南募使戍瀘南餉路險乏舉無還者人人思亂此詩所以作

趙云此詩題

名出塞首篇曰悠悠赴交河大率皆戍西邊耳舊注豈可臆度便差排作楊國忠耶

右四

迢迢萬餘里領我赴三軍軍中異苦樂主將寧盡聞

王仲

宣從軍詩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趙云古詩迢迢牽牛星吳書張紘傳曰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

隔河見胡騎倏忽數百羣

趙云似指言吐蕃之兵也

我始為奴僕幾

時樹功勲

漢衛青奮於奴僕

右五

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

晁錯云勢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

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各矜其能射人先射馬擒賊先

擒王

前漢匈奴傳月氏欲殺冒頓冒頓奔歸頭曼令將萬騎冒頓乃作鳴鏑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

而不悉射者斬後冒頓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悉射之冒頓知其可用遂以鳴鏑射頭曼左右皆隨之遂殺頭曼而自立趙云以言士卒之殺人亦有限列國自各欲致其功此詩人之能道事也殺人能一之不善殺人者能一之而喜開邊者乃好大喜功之主則公之詩豈不益於教化乎

右六

驅馬天雨雪軍行入高山逕危抱寒石指落曾水間

陸士

銜

驅馬涉陰山山陰馬不前仰憑積雪巖俯涉堅冰淵

杜

補遺前漢匈奴傳匈奴攻太原高帝自將兵擊之

會冬雨雪卒之已去漢月遠何時築城還浮雲暮南征墜指者十二三

可望不可攀

趙云使周王褒燕歌行無復漢地關山月唯有漠北薊城雲之意蓋入胡地則遠於

漢月所住者西北則美雲之南征也宋之問詩云明河可望不可親

右七

單于寇我壘百里風塵昏

王僧達千雄劍四五動彼軍里黃沙昏

為我奔

雷煥得雙劍于鄴城劍有雄雌薛云吳越春秋吳王闔閭使干將造劍二枚一干將二鏐鄒鏐

鄒者干將之妻干將作劍金鐵之精未肯流干將夫婦乃斷髮剪爪投之爐中金鐵乃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

而作龜文陰曰鏐鄒而作漫理雄猶陽也烈士傳作雌劍雄劍杜正謬烈士傳曰眉間尺者謂眉間濶一尺

也楚人干將鏐鄒之子楚王夫人常於夏納涼而抱鐵柱心有所感遂懷孕後產一鐵楚王命鏐鄒鑄此精為

雙劍三年乃成劍一雌一雄鎔劍乃留雄而以雌進劍
在匣中常有悲鳴王問羣臣羣臣對曰劍有雌雄鳴者
雌憶其雄也王大怒即收鎔劍殺之眉間尺乃為父殺
楚王新添烈士傳劍有雌雄雄干將雌莫邪越絕書曰
楚王作鐵劍三枚晉鄭聞而求之不得與師圍城之城
三年不解楚引太阿之劍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
血千虜其名王歸繫頸授轅門曹子建求自試表昔賈
里致北闕轅門以車為轅門也杜補遺前漢匈奴傳武
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係其王羈
帝使霍去病衛青操兵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宣
帝紀單于遣其名王奉獻注師古名王謂有大名以別
諸小王也趙云周禮掌舍掌王會同之舍設車宮轅
門注謂王行止宿險阻之處備非常次車以為藩則仰
車以其轅表門其後行師潛身備行列一勝何足論趙
則主將遂有轅門之制也

此詩士卒有功而不欲論
豈當時主將之艱故邪

右八

從軍十年餘能無分寸功衆人貴苟得欲語羞雷同

禮曲

曰毋雷同注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時應者人之言當各
由己不當同然也趙云此又代士卒有功而不欲論

之詩中原有鬪爭況在狄與戎

詩戎狄是膺
西戎北狄也

丈夫四方志

安可辭固窮

禮射義男子生以桑弧蓬矢射地四方
示男子之有事也語君子固窮

趙彙彥

道雜詩士生則
孤有事在四方

右九

後出塞五首

鮑云天寶十四年乙未三月壬午安祿山及契丹戰於潢水敗之故

有後出塞五首為兵兵赴漁陽也

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

後漢班超常輟業投筆歎曰無他志畧猶當効傅介子張

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

戰伐有功業焉能守

舊丘

趙云言不可無所展用也鮑明遠結客

召募赴薊

門軍動不可留

鮑明遠始隨張校尉召募到河源趙作占募吳志云中郎將周祗乞於鄱陽占

募蓋占謂自隱度而應募也

千金買馬鞍

一作鞭

百金裝刀頭

唐刺史見觀察

使皆靴足握刀頭候路左

趙云傲木蘭歌西市買馬鞭南市買轡頭又梁范靖妻沈氏昭君怨云千金畫雲

鬢百萬寫娥眉也舊注引唐刺史見觀察使皆握刀頭
候路雖有證刀頭字非是若刀頭所先則古樂府有何

當大刀閭里送我行親戚擁道周班白居易上列酒酣進
頭矣

庶羞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曹子建緩帶傾庶羞趙云詩有杖之杜生於道周周禮庖人供養紀之

羞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鈞鮑明遠結客少年行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鈞吳越

春秋王作鈞淬以人血試之以人也薛云吳越春秋吳
王允聘歐冶子作名劍五一曰純鈞二曰湛盧三曰蒙

曹四曰魚腸五曰巨闕秦客薛燭善相鈞視之燭曰光
乎如屈陽之華沉沉如芙蓉始生於湖觀其光如水溢

于塘此名純鈞吳鈞即純鈞也杜正謬按吳越春秋閭
閻內傳曰閭閻既寶莫邪之劍復命於國中作金鈞令

曰能為善鈞者賞之百金吳作鈞者甚衆而有人貪王
之重賞也殺其二子血釁金遂成二鈞獻于閭閻而求

賞王曰何以異於衆劍乎作鉤者曰吾之作鉤殺二子而蒙之王鉤甚衆形體相類不知所在鉤師向鉤呼二子之名吳鴻龐稽我在於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絕於口兩鉤飛出王驚曰寡人誠負於子乃賞百金遂服而不離身薛氏以純鉤為吳鉤蓋純鉤劍名非鉤也故左太冲吳都賦云吳鉤越棘純鉤湛盧則純鉤與吳鉤自為兩物耳趙云吳鉤刀名也刃彎今南蠻用之謂之葛黨刀義或然矣

右一

朝進東門營

夏官大司馬帥以門名疏古者軍將蓋為營治於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

師皆上卿為將軍者

趙云此言河陽府士卒東門營自是所起士卒處東門之營也

暮上河陽

橋

李陵詩攜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王仲宣從軍詩朝發鄴都橋暮濟白馬津

落日照大旗

馬鳴風蕭蕭

周禮司常建九旗以待國事車攻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言不謹譁也荆軻歌風蕭蕭

兮易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幕府見上送高三十五

水寒伍營陣擊刁斗趙云士卒之多則將各有中天懸明

幕故一部伍之人各相招認以居其幕也

中天懸明

月令嚴夜寂寥

子虛賦曳明月之珠旗趙云但見月懸中天正照此夜而人不覺譁則令嚴

可知也東坡先生詩曰令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李

嚴鐘鼓三更月乃用此也

書胡笳互動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霍去病為嫖姚校尉服虔曰嫖姚

牧馬悲鳴姚勁疾之貌荀悅漢記作票字霍去病後為驃騎將軍尚取嫖姚之字耳今讀者音漂遙不當其義趙云句法

使曹子建七哀詩借問歎者誰言是客子妻又郭景純

游仙詩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也嫖姚公作平聲字

三

使蓋未經顏師牧音以前相承作服虔平聲字讀耳蓋如庾信詠屏風詩有云急節迎秋韻新聲入手調寒衣須及早將寄霍嫖姚則所相承者然也前漢漢王問大將誰也

右二

古人重守邊今人重高勲

重守邊保其疆場而已重高勲則邀功而生事此後世所

以有窮兵黷武之君也

豈知英雄主出師亘長雲

詩我出我車趙云此識好大

喜功之主也今人所以重高勲者以英雄主出師之多連亘長雲則高勲不可不建矣

六合已一

家四夷且孤軍

高祖曰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又天子以六合為家遂使貔虎士

奮身勇所聞

牧誓如虎如貔趙云六合一家則內外無患矣內外無患則四夷之軍孤如此則

不必用兵而尚用之不已故士卒皆奮起勇拔劔擊大
往其所聞之處矣後所謂大荒玄冥北是也
荒日收胡馬羣見三卷回畧大荒來注高祖紀拔劔擊
柱古詩胡馬嘶北風趙云大荒西邊
之地皆是矣古有誓聞玄冥北月令其持以奉吾君功
大荒西經之書也
也趙云玄冥北方之神玄冥
北則盡玄冥所主之北地也

右三

獻凱周禮注凱日繼踵兩蕃靜無虞趙云西北漁陽豪

獻功之樂

已寧也

漁陽豪

俠地擊鼓吹笙竽

漁陽北地也朱叔元書奈何以區區

北里吹笙竽

趙云漁陽吹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

笙竽則燕薊亦復而民樂也

遼海遼東郡劉晏雲帆桂楫
趙云轉遼海則通遼東矣越羅與楚練照耀興臺軀
昭七年傳皂臣與僕臣臺曹子建下逮興臺趙云故
越羅楚練賜子建功之人雖是興臺亦照耀其身矣
主將位益崇氣驕凌上都邊人不敢議議者死衢路時
邊功李林甫任蕃將也開邊喜功之弊
至於卒貴而將驕如此不亦可罪乎

右四

我本良家子

石季良詩我本良家子
趙充國六郡良家子

出師亦多門

趙云左傳

晉政多門也

將驕益愁思身貴不足論躍馬二十年恐辜明

主恩

蔡澤曰躍馬疾驅四十三年足矣薛云按古
樂府雉子班行以死報君恩誰能辜恩盼

坐見

幽州騎長驅河洛昏

時祿山自幽州陷河洛曹子建幽并游俠兒長驅陷內奴中夜

間道歸故里但空村

蘭相如使人奉壁間道馳歸趙顏延年去國還故里幽門蔚蓬萊

杜補遺漢祖紀間道走軍注間空也投空隙而行不公顯也

惡名幸脫免窮老無兒

孫坡云詳味此詩蓋祿山反時其將有脫身歸國而祿山盡殺其妻子者不出姓名亦可恨也

右五

九家集註杜詩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九家集注杜詩卷六

宋 郭知達 編

古詩

別贊上人

此詩將離秦州而別之也

百順日東流客去亦不息

謝玄暉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

我生苦漂

蕩何時有終極

趙云曹子建詩想思無終極

贊公釋門老放逐來上

國還為世塵嬰頗帶憔悴色

陸士衡牽世嬰時網又世網嬰我身

楊枝晨

在手豆子兩

一作雨

已熟

杜補遺佛經云手把青楊枝徧洒甘露水又僧祇律楊枝齒木

也食畢持之嚼一頭碎用剔牙齒中滯食吐奈耶云嚼
楊枝有五利一除風二除熱三令口滋味四消食五明
目又灌頂經云昔維耶黎民遭疫禪提奉佛教持呪往
避之疫人皆愈其禪提所嚼嚙木擲地成林林下有泉
後民復有疾取泉水折楊柳洒拂病者無不痊愈把楊
枝洒甘露事出於此趙云以見贊當春方為寺主之
時來秦州而已見豆熟之際矣本草豆九月採齊民要
術曰九月中候近地葉黃者速刈之則豆熟在九月公
以十月未離秦州而此先別之也一是身如浮雲語曰
說謂豆子眼中黑睛也言無邪視是身如浮雲於我
如浮雲杜補遺維摩經是身如響屬諸因緣安可限
是身如浮雲須臾變滅是身如電念念不住
南北新添親文帝臨江歎曰此天所以限南北也趙
云以言時序雖飄忽於道人體上春雖在長安秋
時在秦州為異縣逢舊友初欣寫胃臆古樂府他鄉異
無南無北也

心寫兮而謝靈運擬曹植詩云歡娛寫懷抱

天長關塞寒歲墓饑凍逼

一云天長

關塞遠歲暮飢寒迫趙云一作天寒關塞遠歲暮飢寒逼非蓋寒與凍字相侵也次公以為別留長在十月而句云歲暮飢寒逼蓋言其所以往同野風吹征衣欲

別向照黑

鮑明遠野風吹秋水行子心腸斷謝靈運詩朝游窮照黑

馬嘶思故樞歸

鳥盡歛翼

斯一作鳴王正長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陶潛曰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

古來

聚散地宿昔長荆棘

姑蘇臺荆棘霜露霑人衣

相看俱衰年出處各

努力

趙云吳越春秋載越人送其子弟作離別相去之辭曰行行各努力

萬丈潭

同谷縣作地志一名鳳凰潭趙云按

青溪合冥冥神物有顯晦

趙云青溪所以合而冥冥蓋以神物所藏有顯晦也謝莊

詩青溪如委黛黃沙似舒金神物指言龍也有顯有晦許慎所謂能幽能明者也晉劉琬賦曰大哉龍之為德變化屈伸隱則黃泉出則升雲今兼言其有顯有晦以引下文述其蟠隱必藉深潭也 龍依積水

蟠窟壓萬丈內

孫興公天台賦臨萬丈之絕冥張陽流澗萬餘丈 趙云文子曰積水成海而

魏都賦曰因澗灌積水荀子積水成淵蛟龍生焉

跼步凌垠堦

音壘西京賦靈圖之中前後無

有垠堦淮南子出於無垠堦之門

側身下煙靄前臨洪濤寬却立倉石

大山危一徑盡岸絕兩壁對削成根虛無

顏延年踐華因削成 趙

云西山經云大華之山削成而四方

倒影垂澹瀨

一作澗天台賦序或倒影於重冥薛云前漢郊

祀谷永曰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陟遐倒
景覽觀縣圖浮海蓬萊耕耘五德朝種菽稷與山石無
極注如淳曰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景倒杜補
遺孫綽天台賦倒景注言此山以臨深海山倒景在水
中謝靈運應詔詩云張組眺倒景列筵一歸潮注山臨
水而影倒沈休文游沈道士館詩一舉凌倒景無事適
華嵩注倒景在日月之上日月反從下照故其景倒谷
永同上薛注又司馬相如大人賦貫列缺之倒景兮涉
豐隆之滂溲注服虔曰列缺天門也陵陽子明經曰列
缺氣去地一千四百里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
在下詳註家所言即倒景有二說倒景垂澹瀾與天
台賦應詔詩倒景同義非谷永相如所言倒景也黑

如灣潭底清見光炯碎孤雲到來深飛鳥不在外高羅

成帷幄

陸士衡密葉成翠幄天台賦踐莓苔之滑石搏
壁立之翠屏蔭樛木之長蘿援葛藟之飛莖

寒未壘

一作臺

旌旆遠川曲通流嵌竇潛洩瀨造幽無人

境發興自我輩

天台賦卒踐無人之境云晉人多云此正在我輩

趙

告歸遺恨

多將老斯游最閉藏脩鱗蟄出人巨石礪何事炎天過

快意風雨會

兩一作雲蓋言其徒閉藏之深以礪巨石而艱於出

趙云似譏龍不以時為澤矣

入炎天須雨而不雨炎天既過何用與風雨會乎如此則成秋霖矣廣雅云南方曰炎天魏文帝芙蓉池詩遊遊快心意周禮風雨之所會一本作雲雨會字則應德連詩欲因雲雨會濯翼陵高梯

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

寒城朝煙澹山谷落葉赤

謝玄暉寒城一凝眺平楚正蒼然雲運曉霜楓葉丹夕照

嵐氣

陰風千里來吹汝江上宅

謝玄暉朔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趙云詳味

詩意吳侍御遷謫之因為辨論良民不是姦細以此忤權貴而得罪耳首四句以秦地之時候景物言其宅在兩當縣之江上所以為之感激也兩當枕嘉陵江上傳云吳侍御宅今其子孫尚居之未去也鷓鴣號

枉渚日色傍阡陌

王微詩窈窕滿湘空歎吸鷓鴣悲謝靈運弭棹薄枉渚指景待樂閑九歌

朝騁驚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楚辭朝發枉渚暮宿辰陽七發鷓鴣晨號乎其上下鷓鴣哀鳴翔乎其下杜補

遺相如賦云蘭玄鶴亂鷓鴣雞張揖曰鷓鴣似鶴黃白色張無盡武陵圖經糾繆云余閱四方圖經何其件訛之

多也以武陵善德山一事觀之餘可知矣武陵之東有二山一曰枉山二曰踴出山吳均來地居注云元嘉七年五月天水武陵枉山陷為枉渚隋開皇中刺史樊子重以枉山嘗為善卷所居名其地為善德山悅其名而

遺其實也唐貞元中摠印禪師居踴出山鑿井噴泥剝木庵開山建寺裴公美易王名為古德山院為古德禪阮宣鑒嗣之而德山之名遂著劉禹錫集善卷壇在枉山上又曰枉渚在郭東周朴詩曰先生遺集武陵西且善卷之有壇壇非堯舜時所有地枉山陷而壇在山上枉渚在東而謂之在西斯則訛之又訛矣太平御覽載江南諸水云湘州記曰枉山在郡東十七里有枉水馬山西溪口有小灣謂之枉渚山有楚祠焉謹按兩當縣今隸鳳州乃古雍州之地而子美是詩云鷓鴣號枉渚者蓋渚之斜曲而不直者皆謂之枉渚非武陵及湘潭之枉渚也故陸雲荅張士然詩曰通波激枉渚悲風薄却榛注枉曲也亦以斜曲為義趙云以楚地之時候景物言之鷓鴣正實道其事楚地借問持斧翁幾年長有之楚辭曰鷓鴣鳴兮乃是事祖

沙客

武帝末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翁指言吳侍御也長沙即潭州賈誼所謫之地謂當陰風

之來空吹汝兩當之宅方鷗雞之哀哀失木抗矯矯避

號而其身在長沙皆所以哀之也

弓翻抗羊就反西都賦猿抗失木淮南子從風而飛以

愛氣力銜蘆而翔以避矰繳然為戮於此世趙云

以異之失所也亦如故鄉樂未敢思宿音

飛鳥過故鄉猶躑躅昔在鳳翔

都共通金閨籍

謝玄暉既通金閨籍趙云金閨金馬門也共通者公為左拾遺與吳共通籍

也天子猶蒙塵

見三卷北征詩注

東郊暗長戟

書秦誓東郊不開晁錯曰兩陣

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復此長戟之地也又曰勁弩長戟射疏及遠以見其無微不至有堅之必破也已

兵家忌間諜此輩常接跡

李牧為鴈門謹烽火多為間諜

臺中領舉劾

君必慎剖析

舉善劾有罪御史職也衛玠問樂廣夢思之成病廣命駕為剖析之王湛與王濟因

共談易制

析入微 不忍殺無辜所以分黑白

書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曹子建蒼

蠅間白黑讒

巧令親疎

上官權許與失意見遷斥

謝靈運遭物悼還斥 趙云言

執許與之權也權許與則其不許與之所論矣任延傳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

仲尼甘旅人

王仲尼旅人則國可知矣

向子識損益

左傳鄭人鑄刑書叔向貽子產書三辟之興皆叔世也

杜正謬後漢向長字子平潛隱於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

耳

朝廷非不知閉口休嘆息予時忝諍臣

公時為拾遺也丹陛

實咫尺

左傳天威不遠顔咫尺

相看受狼狽

見三卷北征注

至死難塞責

趙云公為拾遺以見吳之出而不能言也

行邁心多違出門無與適

詩行邁靡靡沈

休文江海事多違於公負明義惆悵頭更白表陽源詩

趙云詩中心有違義分明於

霜趙云落句公之恨深矣

發秦州

乾元二年自秦州赴同谷縣紀行十二首

我哀更嬾拙生事不自謀無食問樂土無衣思南州詩

彼樂土雪賦裸壤垂繒注不衣國也謝靈運南州實炎德桂樹陵寒山趙云言其行止無定也莊子云吾無

糧我無食因無食故問樂土而往就也楚辭云嘉南州之炎德南州氣暖因無衣故思南州藉其暖不須衣也

漢源十月交天氣如涼秋

鮑云漢源屬同谷郡大縣美同谷風土多暄利於貧士非

九月十月之交去秦也詩十月之交

草木未黃落沉聞山水幽栗亭名更

嘉下有良田疇

趙云漢源栗亭蓋同谷地今成州也按九域志二縣曰同谷曰栗亭也地在秦

之南界首去秦一百九十五里月令草木黃落

充腸多薯蕷

永和初有採藥衛道迷糧盡遇息

巖下見一老翁四五年少對執書告之以飢與之食物如薯蕷後不復飢杜補遺陶隱居云薯蕷處處有之

掘取食之以充糧圖經云湖閩中出一種根如芋而皮紫色煎煮食之俱美彼土人呼曰諸音珠山海經云景

山北望少澤多諸蕷音與與薯蕷同郭璞云根似芋可食江南人呼諸為借語有輕重爾其實一種南北之產

不同故其形類差別崖蜜亦易求

杜補遺本草載石蜜陶隱居云即崖蜜也高山巖石間作之又

木蜜呼為食蜜懸樹枝作之張華博物志云遠方山郡幽僻處出蜜所著巉巖石壁非攀緣所及唯於山頂籃

攀自懸掛下遂得採取僧覺範冷齋夜話載東波掀攬詩云待得微甘回齒頰還輸崖蜜十分甜乃云崖蜜事鬼

谷子曰照夜清螢也百花醴蜜也崖蜜櫻桃也趙云

鬼谷子之書揣摩押闔談說之書耳豈曾論及名物哉

今其書在世間可考也而洪覺

蜜竹復冬笋清池可方

舟

西都賦鏡清流又方舟並驚俛仰極樂注方舟並

趙云謝靈運登石門最高頂詩蜜竹使徑達方舟並

兩舫爾雅

雖傷旅寓遠庶遂平生游此邦俯要衝實恐

人事稠應接非本性登臨未消憂

趙云漢書李夔曰涼

過越州見潭壑澄澈清流寫注乃云山川之美使人應

接不暇宋玉登山臨水送將歸王粲登樓賦云登茲樓

以四望聊暇

谿谷無異石塞田始微收豈復慰老夫惆

然難久留

趙云以景趣言之則谿谷無異石以地利言之則塞田始微收皆不足以慰我懷抱而當

也 去 日色隱孤戍烏啼蒲城頭

趙云何遜詩曰團團日隱
洲鳥蹄見第一卷袁王孫

注

中宵驅車去飲馬寒塘流

古詩飲馬
長城窟

磊落星月高蒼

茫雲霧浮

趙云古詩兩頭織織新月生磊磊落落向
曙星度信詩寂寞歲陰窮蒼茫雲霓同

大

哉乾坤內吾道長悠悠

易曰大哉乾元
詩曰悠悠蒼天

赤谷

趙云此篇才離秦
州所歷之處也

天寒霜雪繁

正月繁霜
云天寒既至霜露既降

趙云孔子

游子有所之

李陵

暮何 宜但歲月暮重來未有期

古詩涼涼歲云暮又歲
月忽已晚沈林文飛光

忽我遲宜止歲月暮古詩會面安可期蘇武相見未有
期 趙云意言既往同谷宜止迫此歲暮而不再遲秦

州過此以往
重來無期也

晨發赤谷亭險難方自茲

任彦昇晨發富春渚又云湍險

方自

亂石無改轍我車已載脂

曹子建中塗絕無軌改轍登高岡泉水載脂載

轄還車言邁

趙云言塗雖值亂石紫已欲前矣不以亂石之故而改轍焉

山深苦多風落

日童稚飢

魏文帝苦哉行谿谷多風霜露沾衣苦寒行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

悄然村

墟迴煙火何由追

曹子建中野何蕭條千里無人煙趙云王仲宣詩四望無煙火

貧

病轉零落

一云飄零曹子建零落歸山邱謝靈運萬事俱零落

故鄉不可思

又鬱鬱多

愁思綿綿望故鄉文帝苦我行運望古鄉鬱何壘壘

常恐死道路永為高人嗤

寧語

死於道路乎古詩但為後世嗤

趙云文武為賊所敗自投高岸過突騎王賈下馬援之光武謂耿弇曰與為

虜嗤又顯宗詔有過稱虛譽尚書
皆宜抑而不省示不為諂子嗤也

鉄堂峽

趙云此篇特紀行旅之
辛苦又逢時之多艱耳

山風吹游子縹緲乘險絕

文選賦云
神仙縹緲

硤形藏堂墮壁色

立積鐵徑摩穹蒼蟠

魏文帝蕭條摩蒼天常道
谷下無底高巖暨穹蒼趙云徑

之屈蟠而摩天以言其高爾雅曰
穹蒼天也古歌黃鵠摩天極高飛

石與厚地裂

趙云張
平子東

京賦豈徒踟高天
踏厚地而已哉

脩纖無限竹嵌空太始雪

限一作垠
塊北無垠

趙云太始雪言其
古也易有太始

威遲哀壑底徒旅慘不悅

殷仲文哀
壑叩虛無

謝靈運徒旅苦奔峭顏延年改服飾徒旅首路踟險艱
又隱聞徒御悲威遲良馬煩趙云詩云周道倭遲毛萇

注歷水寒長冰橫我馬骨正折

謝靈運石橫水分流詩我馬瘡矣荀子折筋絕骨

古詩鳥雀飢禁死羊馬骨欲折後漢李固傳霍光憂愧發憤悔之折骨

生涯抵弧矢盜賊

殊未滅飄蓬踰三年迴首肝肺熱

趙云抵者達抵之抵抵孤矢則遭用兵之

時飄蓬事商君書曰夫飛蓬遇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故云詩云轉蓬離本根飄飄乘長風而曹子建詩亦

曰轉蓬離本根飄飄隨長風晉司馬彪詩又曰秋蓬獨何幸飄飄隨風轉若飄蓬兩字則曹子建又云風飄蓬

飛載離寒暑也踰三年則自至德二載歲在丁酉至乾元二年歲在己亥為三年矣公後於發同谷縣自注云

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自隴赴劍南也莊子吾生也有涯

鹽井

蜀都賦案有鹽泉之井

鹵中草木白青者官鹽煙

地為鹵者生鹽貢曰海濱廣斥注杜補遺禹

云鹵鹹地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又漢宣帝紀帝常困於蓮勺鹵中注如淳曰蓮勺縣有鹽池縱廣十餘

里其鄉人名鹵中師古曰今在櫟陽縣東官作既有程煑鹽煙在川程限也前漢吳

王東煑海為鹽趙云陳琳詩汲井歲楫楫莊子天地云官作自有程舉築諧杵聲

漢陰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楫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出車日連連駢

篇又奚連連如膠漆纏糾連自公糾三百轉致斛六千

結也趙云詩執訊連連轉致言貿易也糾三百趙云斛六千言其利相倍什君子慎止足小人苦喧闐老云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而合用止足兩我何良歎嗟物理字則張景陽詠史詩達人知止足也

固自然

一云亦固然老子道法自然

寒硤

寒硤雲門皆秦地名

行邁日悄悄山谷勢多端

詩行邁靡靡又憂心悄悄漢武帝紀吏道雜而多端雲

門轉絕岸積阻霾天寒

關雅釋天風而雨土為霾越云海賦絕岸萬丈寒峽

不可度我實

一作貧

衣裳單

趙云庾信梅詩真梅著衣單

況當仲冬交

汴汭增波瀾野人尋煙語行子傍水餐此生免荷及未

未辭路難

候人詩荷戈與父

法鏡寺

自危適他州勉強終勞苦神傷山行深愁破崖寺古婢

娟碧鮮淨

吳都賦擅樂婢娟玉潤碧鮮謂竹趙云神雖傷於山行之深而愁之破散以逢崖邊古

寺也

碧鮮言竹也竹謂之婢娟故孟郊有三婢娟詩曰竹婢娟月婢娟人婢娟也

蕭機寒韓聚

潘安秋興賦庭樹械以洒落謝靈運初篁苞綠籜盧子諒械械芽葉零榮榮紛華落射雉賦陳柯械以改舊械音

所隔

回回山根水冉冉松上雨

山一作石劉公幹回回自昏亂

趙云楚辭老

冉冉以將至王褒九懷之

洩雲蒙清晨

魏都賦窮岫泄雲日月恒翳顏

昔英曰上乘雲兮回回

延年泄雲已漫漫久而亦淒淒

趙云

初日翳復吐

陶潛

曹子建詩雲散迷城邑清晨復來還

翳以將入宋玉賦白日初翳曹子建微陰翳陽景曹顏
遠密雲翳陽景趙云翳與吐相對之辭嵇叔夜雜花

詩云光燧
吐輝華

朱薨半光炯戶牖祭可數

趙云沈佺期云紅日照朱薨儒行蓬

戶甕

拄策忘前期出蘿已亭午

天台賦義和亭午云廣雅云日在午曰亭

趙

午

冥冥子規叫微徑不復取

子規一名杜宇蜀人以爲望帝魂

趙云蜀記曰昔

人有姓杜名宇王蜀號曰望帝杜宇死俗說云化爲子規蜀人聞子規鳴以爲望帝之魂也莊子至道之精杳

杳冥冥屈原涉江云
深林杳以冥冥分

青陽峽

塞外苦厭山南行道彌惡岡巒相經亘雲水氣參錯

盧

諒岡巒挺茂樹謝靈運詩迴流觸驚急臨折阻參錯
趙云沈佺期哭蘇崔二公詩有云親朋雲水擁生死歲

時

傳林逋破角來天窄

一作穿

壁面削磧西五里石奮怒向

我落仰看日車側俯恐坤軸弱

後漢李尤九曲力士翻日車

趙云淮

南子注云日乘車駕以六龍坤軸即地軸也地下有三

千六百軸兩句言落石之聲勢以其聲震天而日車為

之側其勢可以壓地

魑魅嘯有風

天台賦始經魑魅之塗絕明遠蕪城賦木

而坤軸為之弱也

魑山鬼野鼠城狐風雨嘯昏見展趨

趙云公凡言

山之幽處多使魑魅左傳云入山不逢不若魑魅魍魎

莫能逢旃

霜霰浩漠漠昨憶踰隴坂

四愁詩欲往從之隴坂長趙云若見陽峽之

高乃思往昔所見以譬之也隴坂漢書天水郡注有高坂名曰隴坂秦州記曰隴坂九曲不知高幾里

高

秋視吳岳

杜補遺周禮雍州其鎮曰嶽山注吳嶽也漢書地理志曰吳山在汧縣西國語謂之西吳

秦都咸陽東笑蓮花卑北知崆峒薄華山有蓮花峯崆峒見上北征注

超然侔壯觀

景福殿雖咸池之壯觀夫何足以比做趙云言青陽峽山超特而起可侔吳岳之

壯之觀老子宴處超然壯觀字司馬相如曰此天下之莊觀也舊注在後矣

已謂殷寥廓

天台

賦太虛寥廓而無關曹子建太谷何寥廓趙云殷乃殷其雷之殷雖言聲而與隱義同學者所當留意焉

突兀猶赴人及茲嘆冥冥

嘆一作欲趙云言行去青陽峽山之遠將謂其已隱空

虛寥廓之間而見矣却突兀而赴人也謂至其赴人之際歎神造之冥冥不可測也

龍門鎮

細泉兼輕水沮洳棧道濕

魏汾沮洳潤濕之處故為沮如漢高紀王燒絕棧道師古

曰棧即閣也今謂之閣道

不辭辛苦行迫此短景急

舞鶴賦急景凋年

石門

雲雪隘古鎮峯巒集旌竿暮慘澹風水白刃溢胡馬屯

成臯

成臯滎陽之間胡馬回紇也趙云成臯鞏洛之地意言安史之兵耳舊以為回紇非也是時乾元

二年之冬回紇未反不可妄引也陸士衡從軍詩胡馬如雲屯防虞此何及時矣後嗟

爾遠戍人山寒夜中泣

士衡苦哉遠征人拊心悲如何

石龕

熊羆咆我東虎豹號我西

魏武帝苦寒行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我後鬼

長嘯我前拔又啼

山鬼嘯見上注東坡云揚大年云拔之形似鼠而大尾長作金色生川峽

深山中人以藥矢射殺之取其尾為卧褥鞍被坐絕之
用我甚愛惜其尾殷中毒即啣斷其尾以擲之惡其為
身害也蓋輕捷善緣木援抗之類趙云此四句蓋道
山行所逢雖依傍魏文帝古塞行熊羆對我蹲虎豹夾
路啼而四我乃云之新格蓋劉琨扶風
止曰鹿游我前猴戲我側兩句而已天寒昏無日山

遠道路迷

登高賦白日西其將匿天慘慘而無色恨賦白日西匿似雲寡色

驅車石龕

下冬冬見虹霓

月今孟冬之月虹藏不見趙云仲冬見虹霓恠所見也

伐竹者誰

子悲謄上

一作抱

雲梯為官采美箭五歲供梁齊

趙云墨子曰公

輸班為雲梯取宋而郭景純游仙詩云靈谿可潛盤安
事登雲梯爾雅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也梁齊梁
謂汴州齊謂今之山東皆安史之
兵所在也故采箭以供官用矣
苦云直簾盡無一作應

以充提携

仲冬之月日短至則伐木取竹注堅成之極時

奈何漁陽騎颭颭驚

燕黎

祿山之亂皆漁陽之士趙云漁陽騎指言安慶緒之兵也

積草嶺

連峯積長陰白日遽隱見颭颭林響交慘慘石狀變山

分積草嶺路異明水縣旅泊吾道窮

仲尼曰吾道窮矣王弼曰仲尼旅人

趙云孔子云吾道其非耶

衰年歲時倦卜居尚百里休駕投諸彥

江淹

金閨之諸彥擬鄴中詩序有云二三諸彥舊注在後矣

趙云屈原有卜居篇謝靈運

邑有佳主

人情如已會面

會面見一卷贈衛八處士詩註

來書語絕妙遠客驚深

眷食蕨不願餘茅茨眼中見

謝靈運想見山阿人薜蘿若在眼陸士龍髣髴眼中

人 趙云左太冲詠史詩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願餘魏文帝詩曰眼中無故人

泥功山

朝行青泥上暮在青泥中泥潭非一時版築勞人功不

畏道途永乃將汨沒同

趙云公言及同版築之汨沒於泥中也

白馬為鐵

驪馬色青

小兒成老翁哀猿一作

透却墜死鹿力所窮

趙云詩野有死麕故用之鹿之所以死以力窮於泥中走困也

寄語北來人後來莫忽

忽

鳳凰臺

山峻不至高頂此詩思見太平之君子趙云此篇因山名鳳凰臺乃思鳳

有雛在上恐有飢渴而起意思有以飲食之庶見其為瑞於世也

亭亭鳳凰臺

謝惠連亭亭映江月西京賦于雲霧以上達狀亭亭以迢迢劉公幹亭亭山上松

北對西康州西伯今寂寞鳳聲亦悠悠

西北謂文王也西伯時鳳鳴于

岐石

一作山

峻路絕蹤石林氣高浮安得萬丈梯為君上

上頭恐有無母雛飢寒日啾啾我能剖心出

書剖賢人之心飲

啄慰孤愁心以當竹實炯然忘外求血以當醴泉豈徒

比清流

趙云莊子曰鳳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雛在高山之上而二物未可得故公欲以心當竹實

以心中之血比醴泉炯然忘外求公自言其剖心之所
實止為鳳乃嘉瑞憫其雖之飢而飼之別無所圖也所

重王者瑞敢辭微命休

薛云春秋元命包周成王時大治鳳凰來舞於庭成王乃援琴

而歌鳳凰翔兮於紫庭余何德兮以威靈瑞應圖曰鳳
凰王者之嘉瑞趙云據春秋元命包曰鳳凰游文王

之都故武王受鳳書之紀今公據古而言耳薛却
引成王時事非是在傳序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坐看

綵翽長舉意八極周

趙云鳳凰羽具五采故謂之綵翽八極周使王褒聖主得賢臣頌云

周流八極萬里一息
雖言馬而借用之耳

自天銜瑞圖

一云識圖

飛下十二樓

十洲

記崑崙山有十二玉樓

杜補遺春秋元命包黃帝旂元扈洛水之上元扈石室也與大司馬容光等臨觀鳳

凰圖置帝前帝再拜受圖前漢郊祀志皇帝時為五城
十二樓以俟神人於執期名曰延平應劭注曰崑崙玄

圓五城十二樓仙人之所居又集仙錄曰王母所居王樓十二瑞華之闕光碧之堂趙云十二樓自天銜圖

故以十二樓字終之圖以奉至尊鳳以垂洪猷薛云山海經鳳首文曰德翼文曰禮

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腸文曰信趙云鳳凰之來所以垂世之大猷言其不妄下集也薛夢符引不相干矣

再光中興業一洗蒼生憂深衷正為此羣盜何淹留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七首

有客有客字字美白頭亂一作短髮垂過耳歲拾橡栗隨

狙公以其寓居故自稱有客按新史言甫居同谷拾橡以自給兒女有至餓殍者趙云潘安仁云素髮

颯以垂領謝靈運云星星白髮垂莊子云古者獸多民少皆巢居以避之盡拾橡栗暮棲樹上故命曰有巢氏

薛云按列子宋有狙公愛狙而養之誑之曰與若乎朝
三而暮四足也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日與若乎朝四而
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注芋三稜桐如傳蔣芋青蒟
栗也後漢李膺食橡以自費列子夏食菱芰冬食橡栗

天寒日暮山谷裏中原無書歸不得手脚凍皸皮肉死

嗚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風為我從天

一作東

來

劉越石并風歌云浮

雲為我結飛
鳥為我旋

右一

長鑱長鑱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為命黃精

一作獨

無苗山

雪盛

黃魯直云黃精當作黃獨往時儒者不解黃獨故
作黃精以茅考之黃獨是也本草楮魁注肉白皮

黃也漢人蒸食之山東人呼為土芋江西人呼為
正謬黃精當作黃獨同歸當作空歸謹按神農本草
蒸食之子美寓居成州之同谷其地正與梁漢接境方
艱食鋪糲不給乃以長鏡斷黃獨而食之然是時雪威
無苗了無所得遂爾空歸故至于男呻女吟也鏡鋤街
切又士絨切廣韻曰吳短衣數挽不掩脰甯威叩角歌
人云卑鐵又云土具

不及

此時與子空

一作同

歸來男呻女吟四壁靜

相如家徒四壁

立 嗚呼二歌兮歌始放里閭為我色惆悵

首章天哀其窮次章人亦

哀其窮矣杜補遺列子曰昔韓城東之齊鬻歌假食遇
旅人辱之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相對三日不食
老杜放歌而里閭惆悵意頗類此 趙云人哀其
窮正如李陵天地為陵震怒壯士為陵飲血之勢

右二

有弟有弟在遠方

一作各一方 趙云南史梁文帝謂

公正使

三人各瘦何人強

後漢趙孝弟禮為賊所得將食之孝自縛詣賊曰禮瘦不

如孝肥賊感其意俱舍之 趙云江子之說子美有四弟此謂三弟者類疊觀也 一弟占隨子美第十三卷有

詩云久客應吾道 隨獨爾來其說是

生別展轉不相見

樂府他鄉各異縣展轉不相見

胡塵暗天道路長

詩道阻且長 古詩道路阻且長

趙云

東飛駕鵠後鵠

鵠

揚雄傳豈駕鵠之能捷鵠鵠惡禽也鵠九頭詩有鵠在梁 杜補遺廣韻曰駕鵠屬方言鴈自關而東謂

鳴鵠鳴音加與駕同東楚之外謂之鵠或謂之鵠鵠爾雅釋鳥云鵠康鵠郭璞云今呼鵠鵠蓋鵠類也鵠禿鵠

也。埤雅云：狀如鵠而大，長頸，赤目，其毛辟水，毒好啗蛇。北史：明帝朝，獲鳬鵠於宮內，遂養之。翟光曰：此即詩所謂有鵠在梁。解云：鳬鵠，貪戀之鳥，野澤所育，不應入於殿庭。臣聞野物入舍，古人以為不善，是以張華惡鵠，賈誼忌鵠。鵠，鵠也。魏黃初，焚集而去，文帝猶以為戒。此鵠，鵠之禽，必資魚肉，菽麥稻粱之養，豈可留意於醜形惡聲哉？衛侯好鵠，曹伯愛鴈，身死國滅，可為寒心。以是觀之，鵠乃惡禽也。故子美艱難行役處，每言之如前飛鳬鵠。後鴻鵠之類是也。趙云：因山谷中所有禽鳥而言之，鵠鵠鴈也。方言以白鵠而東呼之云然。鵠，爾雅謂之鴈，鵠注蓋鵠類。公言眼前雖有此等物，安得乘之以見其弟？子杜田引是非，安得送我置汝傍。嗚呼三歌兮，歌三發，汝歸何處收兄骨。

收一作取，傷三十二年穀有二

度必死，是間余收爾骨，非特已窮而已。而兄弟之親亦莫知其存亡。

右三

有妹有妹在鍾離

趙云鍾離濠州也公後有詩曰近聞韋氏妹迎在漢鍾離蓋其夫已歿而

夫之兄迎在鍾離也

良人早歿諸孤癡長淮浪高蛟龍怒十年不

見來何時

一作通

扁舟欲往箭滿眼杳杳南國多旌旗

趙云

濠州今屬淮南西路故以長淮言之浪高蛟龍怒詩人狀其路之險艱也自荆渚以往皆謂之南國詩云文王之道被于南國又云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是已資治通鑑載乾元二年八月乙巳襄州將康楚元張嘉延據州作亂刺史王政奔荆楚九月稱南楚霸王九月甲午張嘉延襲破荊州荆南節度使杜鴻漸棄城走澧朗郢峽歸等州官吏聞之爭潛竄山谷按通鑑目錄是年八月甲午朔則此九月當是甲子朔其下又載戊辰事則甲

子乃初一日而戊辰乃初五日又豈誤甲子為甲午邪
今七歌有曰枯樹有曰木葉黃落則秋時之作乃聞此
荆南之
亂矣
嗚呼四歌兮歌四奏林猿為我啼清晝猿非有
情者而

亦為之啼則窮可知矣杜補遺蔡氏西清詩話云林
猿古本作竹林後人不知乃易為林猿今本皆因之嘗
有自同谷來籠一禽大如雀色正青善鳴問其名曰此
竹林鳥也少陵凡於詩曰必紀其處以明風俗方物貽
後人豈可妄意易之耶此說蔡氏得於傳聞未足為信
蓋猿多夜啼今啼清晝自有意義趙云同谷無深林
自是無猿當
以西清為是

右四

四山多風溪水急寒雨颭颭枯樹濕一作樹黃蒿古城

雲不開白狐跳梁黃狐立

趙云管子曰狐應陰陽之變六月而一見蓋難見之物公

以在窮谷而每見之此為所怪歎矣

我生胡為在窮谷中夜起坐萬感集

趙云陸士衡古詩有中夜起歎息謝靈運詩千念集日夜萬感盈朝昏

嗚呼五歌兮歌正

長魂招不來歸故鄉

招魂曰魂兮歸來及故居

右五

南有龍兮在山湫古木龍從枝相樛

龍虛紅力董切從子紅子孔切劉安

招隱士桂樹叢兮山之幽偃蹇連卷兮枝相繚山氣龍從兮石差戾

趙云本出上林賦崇山矗矗龍從崔嵬

龍音力孔切從音摠

木葉黃落龍正蟄

漢武帝秋風辭草木黃落鴈南飛

蛰也福

切東來水上游

招鬼曰嶺地蔡蔡

我行恠此安敢出拔劍欲斬

且復休嗚呼六歌兮歌思遲

一云怨遲遲

溪壑為我迴春姿

鄒衍被讒仰天而泣五月為之降霜則士之怨憤足以感通於造物而然矣東坡云六歌一篇為明皇作也明皇以至德二年至自蜀居興慶宮謂之南內明年改元乾元時持盈公主往來宮中李輔國常陰候其隙間之故上元二年帝遷西內

右六

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十一作年飢走荒山道

趙云李少卿答

蘇武書曰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韓蠻夷中也自丁酉至德二載至己亥乾元二年為三年也長安卿

相多少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

古詩致身青雲上

山中儒生舊相

識但話宿昔傷懷抱

趙云宿昔者往日之謂也曹植詩曰歡娛寫懷抱

嗚呼七

歌兮悄終曲仰視皇天白日速

江文通青春速天機素秋馳白日傷時不我留

也趙云未句又變新意以終七歌之義蓋此一日之歌也自一歌至七歌歌聲既窮而日晚暮矣前人每言

白日西匿白日蹉跎白日晚者多矣

右七

發同谷縣

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自隴右赴劍南紀行

賢有不黔突聖有不暖席

文子曰墨子無黔突孔子無暖席趙云淮南子修務訓

篇曰孔子無黔突墨子無暖席而班孟堅答賓戲曰孔
席不暖墨突不黔二書雖孔突墨席墨突孔席之異文
而意皆聖賢之不安逸者耳今公詩云賢有不黔突聖
有不暖席則主用荅賓戲蓋墨子賢而孔子聖故也舊
注引文子曰墨子無黔突孔子不暖席謬撰辭語差排
作文子所云且文子周平王時人也豈却稱孔墨事乎
況我飢愚人焉能尚安宅

趙云易云上以厚下安宅詩云其究安宅也

始來茲山中休駕喜

一作嘉

地僻

奈何迫物累一歲四行役

趙云詩父曰嗟予子行役蓋嘗考是年歲在己亥春三月

公回自東都有新安吏潼關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
詩又按唐史是月八日壬申九節度之師潰於相州公
夏在華州有夏日歎夏夜歎時秋七月公棄官往居秦
州有寄賈至嚴武詩畧曰舊好腸堪斷新愁眼欲穿此

一秋賦詩至多冬則以十月赴同谷縣有紀行十二首
七歌萬大潭詩今十二月一日又自隴右赴劔南此為
一歲之中自東都而趨華而居秦而秦而
赴同谷自同谷而赴劔南為四度行役也 忡忡去絕境

杳杳更遠適停驂龍潭雲迴首白崖石一作虎崖臨岐別數

子握手淚再滴江淹樽酒送征人握手淚如霰交情無舊深趙云公於同谷寓居

未久蓋多新交而惜別之情則如故舊之深遠 窮老多慘戚平生嬾拙意偶值

棲遁跡謝靈運既枉隱淪客亦棲肥遁賢郭景純京華游俠客山林隱遁栖去住與願違

趙云嵇康云仰慙林間翮陶潛遲遲出林翮

木皮嶺

首路栗亭西尚想鳳凰村李冬携童一作幼稚辛苦赴蜀

門南登木皮崩艱險不易論汗流被我體祁寒為之暄

喻蜀檄流汗相屬書冬祈寒

趙云漢書周勃汗流浹背

遠岫爭輔佐謝玄暉窓中列遠岫千

巖自崩奔

雪賦瞻山則千巖俱白謝靈運洲島驟回合圻岸屢崩奔趙云事輔佐言輔佐木皮崩

以見木皮崩之高也顧愷始知五嶽外別有他山尊趙云

亦據其最高而實道以形容之別無他譏意惟五嶽言尊字則後漢張昶華山碑云山莫尊於嶽澤莫盛於瀆

也詩他山之石仰干一作看塞天趙作大明俯入裂厚坤趙云仰干

而言也若作仰看則看字在人言之又句法凡弱矣塞大明言其高而蔽塞日之明也記曰大明生於東易曰

順而麗乎大明舊注本作塞天明誤矣惟厚再聞虎豹
坤所以對大明厚坤以易坤厚載物而言之

闕屢跼風水昏

劉安招隱士虎豹闕今熊罷咆

上有廢閣道

棧道也

摧折

如短

一云斷

轅下有冬青林

今之樛栢也鮑云木名經冬不彫今所在多有之

石

上走長根西崖特秀發煥若靈芝繁潤聚金碧氣

蜀都賦金

馬騁先而絕影碧鷄條忽而曜儀

清無沙土痕憶觀崑崙圖

一作墟目擊

玄圃存

玄圃閭風在崑崙中見淮南子又庾肩吾有從皇太子出玄圃詩趙云蓋以崑崙之玄圃比

木皮嶺也水經曰崑崙其高萬一千里葛仙翁傳曰崑崙一曰玄圃一曰閭風此可見取高以為言矣孔子見

溫伯雪子曰

對此欲何適默傷垂老魂

陶潛胡為皇皇今欲何之

白沙渡

畏途隨長江渡口下絕岸

莊子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釋文云險阻道

可畏懼也

趙云

差池上舟楫杳窈入雲渡

陸士衡遺響入雲漢

海賦絕岸千丈

趙云差池鰓進之兒起

天寒荒野外日暮中流半

趙云

於詩燕燕于飛差池其羽

孔子云天寒既至主父偃云日暮途遠鮑照還都道中

云茫然荒野中舉目皆凜素鶻冠子云中流失舡一壺

千我馬向北嘶
古詩胡馬嘶北風
趙云言身雖南行而馬尚懷同谷向北嘶鳴蓋道實事以

形容離同谷
山猿飲相喚水清石礧礧沙白灘漫漫
九歌

石磊磊兮葛蔓蔓沈休文歸海水漫漫

趙云度信詩云昏昏如坐霧漫漫如行海
迥然沈愁辛

多病一疏散

通一作脩

高壁抵巖峯

一作峯

洪濤越凌亂

曹植芝舟

越洪濤

趙云文選云南山鬱嶽峯西都賦

臨風獨回

云起洪濤而揚波詩惠連云清波越凌亂

首攬轡復三歎

王夷甫慨然攬轡古詩一彈再三歎曹子建欲還絕無蹊攬轡止踟躕

趙云

范滂登車攬轡左傳置食三歎禮記一唱三歎

水會渡

一云水迴渡

山行有常程中夜尚未安微月沒已久崖傾路何難

謝靈

運崖傾光難留

趙云

大江動我前洶若溟渤寬

謝玄暉大

邱希範云崖傾嶼難傍

江流日夜謝靈運江漲無

篙師暗理揖歌笑輕波瀾

謝靈

瑞倪鮑明遠穿池類溟渤

九家集注杜詩

三三

運理棹邁還期邁渚驚幽烟薛云左太冲吳都賦萬工機師選自閩島習御長風狎翫靈胥霜濃木

石滑風急

一作烈

手足寒入舟已千憂陟歎仍萬盤

謝靈運入

舟陽已微詩陟則在嘯

趙云盤

迴眺

一作出

積水

一作石

外始知衆星乾遠游令人瘦衰疾慙加餐

古詩思君令人老又努力

加餐飯謝靈運哀疾當在斯曹子建沈憂令人老又吾得行遠游遠游欲何之

趙云屈原有遠游賦

飛仙閣

土

一作出

門山行窄微徑緣秋毫

一云徑微上秋毫孟子明足以察秋毫之末

棧雲闌干峻梯石結構牢

見登歷下員外新亭注

萬壑歌疎林

一作

竹積陰帶奔濤

趙云顧愷之云萬壑爭流

寒日外淡泊長風中怒號

莊子風作則萬竅怒號

歇鞍在地底始覺所歷高往來雜卧止人馬

同疲勞

趙云句法使苦衆行人馬同時飢

浮生有定分飢飽豈可逃歎

息謂妻子我何隨汝曹

馬援傳吾欲使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

五盤

五盤雖云險山色佳有餘

陶淵明山氣日夕佳

仰凌棧道細俯映

江木疎

漢祖入漢中燒絕棧道

地僻無網罟水清至

一作反

多魚

云水

至清則無魚公據所見而反用之也班超云水清無大魚

好鳥不妄飛野人半巢居

禮運夏則居槽巢王康琚昔聞太平時
喜見淳朴俗坦
亦有巢居子新添搜神記巢居知風

然心神舒

新添莊子澆淳散朴趙云孔安國云坦然明白也左太冲云前有寒泉井聊可瑩心神

東郊尚格鬪巨猾何時除

費誓東郊不開東京賦巨猾聞豐趙云指言東京之東

郊安史之兵所在公詩前篇屢云矣格鬪字出前漢見上注

故鄉有弟妹流落隨邱

墟

曹子建零落隨山邱趙云前篇所謂有弟在遠方有妹在鍾離也

成都萬事好豈若

歸吾廬

古詩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李白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陶潛吾亦愛吾廬

龍門閣

清江下龍門絕壁無尺土長風駕高

一作白

浪

郭景純本舟浮海底

高浪駕蓬萊謝靈運云晨策尋絕壁浩浩自太古古詩

長風見首篇注

趙云言風駕起之

浩浩

陰陽移趙云浩浩水貌音上聲其在危途中縈盤云一

水言之如醴泉涌而浩浩書浩浩滔天

危途中縈盤

道縈盤仰望垂線縷滑石歌誰鑿謝靈運苔滑誰能步浮梁鳥相拄

西京賦峙游極於浮柱陸目眩墮雜花頭風吹過雨云一

左公形聳飛棟勢起浮柱目眩墮雜花頭風吹過雨云一

過飛雨魏祖讀陳琳檄草頭風自愈趙云滑石歌浮

浮梁之裊皆難行之地故目眩頭生風矣史心亂目

眩目之昏眩如見雜花之墮頭或生風如過雨之吹皆

言其地險絕而然也目花之義如佛書云空本無華病

者妄執吹雨之義如宋齊邱化書有云觀回瀾者頭目

自旋或謂正是目或生眩以見雜花之墮頭或生風以

因過雨之吹非由地險絕而然審如此則何用承滑石

浮梁之下言之而下句緊云百年不敢料一墜那得取

乎

百年不敢料一墜那得取

潘安仁人生天地間百年孰能要

飽聞

一作

知

經瞿塘足見度大庾

瞿塘峽名大庾嶺名龍門閣之險峻推言而比之也

趙云以

瞿塘峽在巫山之下大庾嶺在虔州之所也

終身歷艱險恐懼從此數

易君子以

恐懼脩省

石櫃閣

季冬日已長山晚半天赤蜀道多早花江間饒奇石

江淹

詩深山多靈草海濱饒奇石

石櫃曾波上臨虛蕩高壁

薛云按郭璞江賦迅雖臨

虛以騁巧孤獲登危而雍容招魂娛光眇視目曾波些

清暉回羣鷗暝色帶遠客

謝靈運山水含清暉
又云林壑歛暝色

羈栖負幽意感歎向絕跡信甘孱

懦嬰不獨凍餒迫優游謝康樂放浪陶彭澤

晉謝玄暉也陶潛彭

澤令

杜正謬玄封康樂公是靈運襲其封曰與何長

瑜等以文章賞會共為山澤之游詩家稱謝康樂乃靈

運非玄也以南史考之謝密傳云謝澤為韻語獎勸靈

運等日康樂誕通度實有名家韻王籍傳云籍為詩慕

謝靈運至其合也殆無愧色時人咸謂康樂之有籍如

仲尼之有邱明武陵昭王煜傳云煜與諸王共作短句

詩學謝靈運體高帝曰康樂放蕩作體不辨有首尾安

仁士衡深可宗尚簡文與相東王書云時有効謝康樂

裴鴻臚文者抑亦惑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材出於自然

時有不拘是其糟粕亦謂靈運也因是詩注以康樂為

謝玄故

詳辨云 吾哀未自由謝爾性有適

指康樂
典彭澤

桔柏渡

文州嘉陵二江合流處也東下入渝合通荆門

青冥寒江渡駕竹為長橋

青冥見首篇注

竿濕煙漠漠

一云竹竿濕漠

漢

江永

一作水

風蕭蕭

謝玄暉生煙紛漠漠荆軻云風蕭蕭兮易水寒

連竿動嫋

娜征衣颯颯颯

連竹索而為梁謂之竿前漢邛笮之君

急流鴛鴦散絕岸

龜鼉驕

西都賦鸛鵒鵒鵒趙云郭璞上林賦注曰似鴈無後趾也詩鴛鴦

西轅自茲異

東遊不可要高通荆門路闊會滄海潮孤光隱顧盼游

子悵寂寥無以洗心胃前登山椒

趙云言我西徃於蜀自此分異而水

則東逝而通荆門會滄海為不可要挽也杜補遺謝惠連詩悲猿響山椒漢武帝李夫人賦息馬山椒廣雅

曰土高四墜曰山椒廣韻曰山頂也謝莊月賦菊散芳於山椒謝靈運稅鑿登山椒

劍門

趙云此篇歎地險而惡負固者也不主在德不在險之義言之何則保有山河闕為

一國曰古諸侯則有在德不在險之義若四海一家統制乎天子則為劍門者特方面之有險處耳正所惡乎負固也張孟陽劍閣銘其所用吳起之言特以引公孫之滅劉氏之降懲其負固者耳與魏文侯自恃山河之意大不同也世有東溪先生者解杜詩十六篇每篇為小序而後注解自以為啟杜公之闕鍵而傳于世於此篇小序云劍門勸務德之恃險也此正感於吳起之言以為說矣大為非是蓋使守蜀者雖專務乎德逆能保劍門之險可自為一國乎特以此篇歎地險而惡負固耳

惟天有設險劍門

一作閬

天下壯

北有劍門天設之險趙云易云天險不可升

也地險山川卽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以易出處言之則不可升係之天山川卽陵係之地設險係之人今公詩句則參取易中字語以言劍門乃天造之險也詩句雄壯常如此不必泥其闕犯也東漢於上句注云險出於自然也於下句注云地險莫能擬也此沉於易而反成不明

連山抱西南石角皆

北向

劍山上石皆北向如拜伏狀險而趨中原自然之勢觀劍門之山雖抱西南而

趙云先言地形雖

石角北向則有面內之義宜欲使之僻為一區哉東漢於連山抱西南注云包括異域也於石角皆北嚮云朝上國而不背之也其下句近

兩崖崇墉倚刻畫城郭狀

蜀都賦金城石郭兼匝中區既麗且崇實號成都趙云兩崖崇墉倚而下正言其是形勢之地遂使負固者

恃為險絕欲擅有其珍產之意崇墉言高崇之垣墉非
毛詩崇墉蓋毛詩乃崇國之墉此崇墉即是詩其崇如
墉張協玄武館賦云崇墉四匝豐履說一夫怒臨關作
字多矣如周伯仁云刻畫無鹽諸刻畫

門 百萬未可傍

傍一作仰張孟陽劄記一入荷戟萬夫赴趙云此言恃為險絕也其義

起於蜀都賦曰一人守隘萬夫莫向故李白蜀道難亦
云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然公用於五言則第三字為腰
字最為難下非怒字不足以盡之蓋其雖險一夫可守
而非怒則猶不能為也莊子螳螂怒其臂以當車轍夫
以車轍之隆而垂臂之怒欲以當之則臨關以當
百萬之師者非以一夫之怒乎此下得怒字好矣珠玉
走中原岷峨氣悽愴青城我眉二山也趙云岷山在
成都之西青城山是也我山在成都
都之西南我眉山是也珠玉才走中原而岷峨有惜之
之意至於悽愴此重言形勢之地自然為一區而擅其

珍產也珠玉之於中原必暑走字者按地鏡圖曰玉之
千歲者行游諸國後漢孟嘗傳合浦郡不產穀實而海
出珠寶與交趾比境常通商販貨糴糧食先時宰守多
貪穢詭人探求不知紀極珠遂漸徙於交趾郡界嘗為
太守革易前弊去珠復還此珠之所謂走也珠玉走中
原託言珠玉之自走而向中原其意又有避就之義蓋
若石勢皆北向未嘗不面內也其暑走字不亦切乎
三皇五帝前雞犬莫相放一

云各自蜀至秦方與中國通趙云雖與犬相放不收
言其混同通達無彼此之間又豈分疆界為限隔哉

後王尚柔遠職貢道已喪書柔遠能邇趙云惟後王
函容不加誅伐故使守者得

以跋扈而廢職貢也彼跋扈者自不可制公姑託以至
後王尚柔遠而不敢斥言王者則弱而不能制之矣

今英雄人高視見霸王趙云惟其不能制而不修職貢
遂使英雄者見霸王特在高視

之閒可以為之於是并吞或割據
極力為之而不以讓今一作令
并吞與割據極力不

相讓

趙云此指言劉備及李特於晉元康中隨流入至
劍門箕踞四顧太息曰劉禪有如此地而面縛於

人乎遂密收合七千餘人進攻成都殺刺史趙廆自稱
益州牧改元建初謂之并吞與割據是兩件事并吞則
欲兼乎鄰壤其字出賈誼過秦論有并吞八荒之心割
據則專有乎一方字出陸士衡辨亡論云故遂割據山
川跨制

荆吳

吾將罪真宰意欲鏟疊嶂

海賦鏟臨崖之阜陸
趙云莊子若有真宰

存焉任彦升云

疊嶂易成響

恐此復偶然臨風默惆悵

成都自前漢
公孫述後漢

劉備晉李雄王建孟知祥之屬皆因中原多事
恃險割據也趙云未四句則公忠憤之辭矣

鹿頭山

鹿頭何亭亭是日慰飢渴

趙云西都賦之言官室曰狀迢迢以亭亭陸士衡詩願保

金石軀慰連山西南斷俯見千里豁

自秦入蜀山嶺重複極為險阻及下

鹿頭關東望成都沃野千里
葱鬱之氣乃若煙霧霽然

游子出京華劍門不可越

京華一云咸京薛云按文選張孟陽劍閣銘曰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壁立萬仞鄴元水經注小劍戍北去大劍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相連故謂之劍閣及茲阻險盡始喜原野闊殊

方昔三分霸氣曾間發天下今一家雲端失雙闕

隋書今天

下一家華闕雙遊重門洞開又飛升躡雲端又薛云按神異經曰東南有石井其方百丈上有二石闕俠東南面上有蹲熊有榜著闕題曰地戶又古樂府仙入篇闔闔正嵯峨雙闕萬丈餘又孫興公游天台賦雙闕雲竦

以夾路 趙云先聖本紀許由欲觀帝意曰帝坐華堂面雙闕君之榮願亦得矣失雙闕則以天下既一家也

失字鮑照詩霧失交河城之失 悠然想揚馬繼起名碑兀 左太冲作蜀都賦江漢炳

靈世載其英鬱若相如嶠若君平王褒暉煜而秀發揚雄含章而故生揚揚雄馬馬相如 趙云以二人文章

之祖故 有文令人傷何處埋爾骨紆餘脂膏地慘澹豪思之耳

俠窟

蜀都賦外負銅梁於名渠內函要害以膏腴 趙云上林賦曰紆餘透還而陸士衡曰山澤紆迤餘

脂膏事東觀漢記孔奮字伯魚為姑臧長時天下亂河西獨安姑臧長居數月輒致資產奮在姑臧四年財物

不增唯老母妻子但菜食或謂奮曰置脂膏中 仗鉞非亦不能自潤成都富饒之地故公指為脂膏也

老臣宣風豈專達

趙云許靖傳昔營邱翼周仗鉞專征專達言宣天子之風而非專自己之

所為也周禮曰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

冀公

僕射裴見

柱石安論道邦國活

趙云前漢辛慶忌任國柱石曰延年謂霍光曰將軍為國注石書三公論道周禮坐而論道師云上句言杖

鉞方面非者舊以宣風行化豈能專達皆美裴也

斯人亦何幸公鎮踰歲月

趙云

言裴公為尹尚有歲月之期此斯人之所以幸也以見杜公初來成都非為嚴武而來

成都府

趙云樂史家字記載成都縣漢舊縣以周文王從梁山止岐山一年成邑三年

成都因名之又云蜀王據有巴蜀之地本治廣都樊鄉徙居成都秦惠王遣張儀司馬錯定蜀因築成都而縣之

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

歸去來景翳翳以將入東觀記收之桑榆江淹曾是追桑

榆趙云桑榆記日也淮南子曰西垂景在於樹端謂之桑榆光武云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翳翳則晚日之狀阮嗣宗詠懷詩日灼灼西隤日餘光照我衣我行山川異忽在天一方趙云古詩

各在天一方詩我行其野晉書但逢新人民未卜見故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

鄉曹子建不見舊者老但觀新少大江東流去一作從東來

游子去日長謝玄暉大江流日夜短歌行去日苦長趙云大江指言岷江從東來而日去不已

亦猶游子之日曾城填華屋季冬樹木蒼西都賦闕城溢郭旁流百

去未有已期盧曹子建生存華屋處西都賦靈草冬榮神木叢生東

京賦脩竹冬青蜀都賦寒卉冬馥高唐玄木冬榮趙

云曾城層起之城淮南子崑崙山上有曾城九重華屋

下公自注云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隴右赴劍南紀行而今詩云季冬樹木蒼則至城都乃是月也元祐中胡資政守蜀作草堂詩文碑引先生

至成都月日不可考蓋不詳此也

喧然名都會吹簫間

笙篴

曹子建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詩吹笙鼓篴薛云前漢志勃碣之間一都會也

信美無

與適側身望川梁

王仲宣登樓賦雖信美而非吾土今曾何足以少留四愁詩側身西望涕

沾 鳥雀夜各歸中原杳茫茫

趙云觀衆鳥識巢而夜歸乃思其中原故鄉之地而

不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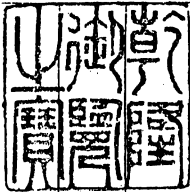
初月出不高衆星尚爭光自古有羈旅我何苦哀

傷

鮑明遠古來共如此非君獨撫膺長門賦衆難鳴而愁予今起視月之精光觀衆星之行列今畢昂出於

東方九辨云仰明月而大息步列星而極明杜補遺是詩子美寓意深矣淮南子云日西垂景在樹端謂之

標榆也詩曰桑榆之景理無遠照今也日薄桑榆而其
光翳翳止足照我衣裳則不能遠照矣以喻明皇播越
傳位肅宗以太上皇居西內則不能照臨天下也將旦
陰伏月明星稀今也衆星與初月爭光蓋以初月之出
不高不能中天而兼照故也以喻肅宗即位未久祿山
雖已殄滅而史思明之徒尚在也蓋肅宗即位於天寶
之丁酉而子美乾元庚子至成都以其時考之故知其
寓意如此趙云謂杜公方以烏雀夜歸而歎不得返中
原之火却說及肅宗甚無謂也
觀末句所云止自感歎而已



九家集注杜詩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九家集注杜詩卷七

七至九

詳校官侍郎臣謝墉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蔡廷衡

謄錄監生臣姜貽績

欽定四庫全書

九家集注杜詩卷七

宋 郭知達 編

古詩

石笋行

集注杜光庭石笋記云成都子城西曰興義門金容坊有通衢幾百五十步有

石二株挺然聳峭高大餘圍八九尺者舊傳云其名有六曰石笋曰蜀妃闕曰沈犀石曰魚鳧仙壇曰西海之眼曰五丁石門皆非圓經云石笋街乃前秦寺之遺址殿宇樓臺盛以金寶飾之為一代之勝槩後遭兵火而廢武遇夏秋霖雨墮人猶拾珠玉異物前蜀丞相諸葛亮命掘之備觀方驗測隱其象有篆字曰蚕叢氏啟國誓蜀之碑以二石柱橫埋

連接鐵貫其中歷代故不可毀後錫五字濁
歌燭獨窮時人莫能曉察惟孔明默悟斯旨
令左右瘞之後蜀主李雄召丞相范賢詰其
所自再極而詳之賢議曰然殿字五其理各
有所主亥子歲濁字可記主其水災寅卯歲
歌字可記主其饑饉巳午歲燭字可記主其
火災申酉歲觸字可記主其兵革辰戌丑未
歲觸字可記主稼穡死蓋民物富瞻悉以年
事推之應驗符響又云蜀之城壘方隅不正
以景測之石笋于南北為定無所偏邪今按
石笋在西門外僅百五十步二株雙蹲一南
一北石笋長一丈六尺圍極于九尺五寸南
笋長一丈三尺圍極于一丈二尺南笋蓋公
孫述時折故長不逮北笋趙云此篇作于
上元元年是年李輔國日離間二宮擅權
之迹甚彰故因賦石笋而指譏李輔國也

君不見益州城西門陌上石筍雙高蹲

成都記石筍各折為五六段相

續以立人云五丁擔亦曰蜀王妃墓表公孫述時此石折故治中從事任文公嘆曰西州智士死吾其當之哉

中果

古來

一作老

相傳是海眼苔蘚食盡波清痕

成都記距石筍

卒

二三尺每夏月大雨往往陷作土穴泓水湛然以竹測之源不可及以繩繫石而投其下愈投而愈無窮凡三

五日忽然不見嘉祐春牛車碾地忽陷亦測而不能達父老云見此多矣此亦甚異者故有海眼之說云

趙

云按唐劉崇遠作金華子書載海眼一事云杜海郡國發得五銖錢取之不盡得一石記云此是海眼華陽風

俗記曰蜀人曰戎州之西有石筍馬雨多往往得瑟瑟

此事恍惚難明論

成都記石筍及林亭沙石之地雨過必有小珠或青黃如栗者亦有細孔

可以貫絲 薛云瑟瑟碧珠也杜陽雜編有瑟瑟幕其色如瑟瑟輕明虛薄無與為比 杜補遺西陽雜俎蜀石笋街夏中大雨往往得雜色小珠俗謂之地當海眼莫知其故蜀僧惠巖曰前史說蜀少城飾以金璧珠翠桓溫怒其太侈焚之合在此地今拾得小珠時有孔者得非是乎餘同薛恐是昔時知相墓

立石為表今仍存

楊雄蜀王本紀云成都丈夫化為女子顏色美絕蓋山精也蜀王納以為

妃無幾物故乃發卒之武都擔土葬于成都郭中號曰武擔以石作鏡一枚表其墓華陽國志曰王哀念之遣五丁之武都擔土為妃作塚蓋地數畝高七丈立石俗今名為石笋 趙云公亦又以意逆之不敢專指為何人墓耳武擔土葬如上所載又嘗觀錄異記所載乾寧二年蜀州刺史史節度參謀李師恭治第于成都錦浦里杜門第西與李水祠鄰距宅之北地形漸高岡西南與祠相接于其堂北鑿地五六尺得大塚塋覽甚固于塋

外得金錢數十枚各重十八銖不知誰氏墓也其地土
百許步有石笋知石笋即此之闕矣錄異記如此如此
則公所謂恐是惜哉俗態好蒙蔽莊子蔽蒙之民亦如小臣媚

至尊

趙云此正以專指李輔國一內臣耳連結張妃肅
宗信任之呼為阿父乾元元年張妃為皇后而輔

國之權尤熾人爭附之公于祭房相國文云太子即位
揖讓倉卒小臣用權尊貴倏忽正以言李輔國則今詩
云如小臣媚至尊者石笋以一堆石而蒙蔽于人人或
指為海眼或指為表墓說終不明此可惡而俗態好其蒙
蔽如輔國之蔽肅宗而人信好之也政化錯迕失大體趙云言肅
宗信之也坐看傾

危受厚恩

時林甫國忠傾危王室故子美此詩有所謂
耳趙云言輔國之寵幸也舊注引李林甫

楊國忠蓋公乾元二年離同谷來蜀作此詩時李
與楊已死矣又二公皆為相豈可謂之小臣耶嗟爾

石笋擅虛名後來未識猶駿奔

詩駿奔走在廟趙云言人之爭附輔國也安

得壯士擲天外使人不疑見本根

梁沈約詩云安得壯士駐奔騰華陽風俗

錄云蜀人曰我州之西有石笋焉天桓之以鎮海眼動則江濤大溢四方之人有來觀者則奇而恠之贊皇公

曰夫笋之為狀也亭亭揭峭高然若削圭芒天成神笑今小大相壘至八九節束以鐵鼓出于人力又何神乎

遂命抽出鐵鼓伺事變恠則寂然而神恠不作趙云

言要使天下知其一內臣耳也公作是詩在上元元年

之夏七月輔國果離間二宮矯詔遷上皇于西內笑公之遠見不亦明乎漢高祖安得猛士今守四方宋玉長

劍耿介倚天外

石犀行

成都記石犀在李太守廟內

君不見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

華陽國志秦孝文王以李冰為

蜀守冰作石犀五頭以壓水精穿石犀溪于江南命曰犀牛里後轉為耕牛二頭一在府市橋門今所謂石牛門一在淵中又自前堰上分穿羊摩江灌口西于玉女房下自涉郵作三人立水中與江神要水竭不至足感不沒肩時青衣出象山下伏行地中會江南安瀾山脇湫崖水遡漂疾破害舟船歷代患之水發卒鑿平崖通正水道或曰冰鑿崖時水神怒冰乃操刃入水中與神鬥迄今蒙福成都記亦云石犀五今云三犀牛未詳趙云此篇因石犀而指譏廟堂無經濟之人也自古雖有厭勝法天生江水向一云東流襄陽白銅鑿歌漢水向東流又莫愁歌河中之水向東流匈奴傳上以厭勝所在師古注漢高紀云蕭何初立未央宮以厭勝之術理亦宜然趙云本朝樂史寰宇記載志云在市北乃李冰所立以

厭水恠故公直以為厭勝耳蓋言厭勝者將欲使水東流邪則水自然東流矣何用石犀為厭勝也列子曰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此蜀人矜誇一千載泛濫江水東流謂之天生之義也

不近張儀樓

按圖經秦張儀築少城在大市西又周地圖云張儀築城屢壞不能立忽有一龜周

旋正依龜行巡築遂得立今有龜化橋成都記云張儀樓在子城南又曰張儀樓高一百尺初築此城雖曰附

龜蓋以順江山之勢正即為斜矣乃作此樓而定南址焉趙云又言厭勝者說恠之事為不足憑故水終有時

而為害焉隄防者正道故終藉人力以為隄防也張儀樓事按圖經秦張儀築少城在城西少之為言小也有

樓焉故號張儀樓南史始興王與蔡仲能登張儀樓商畧言往行可見有是樓之證矣本朝樂史寰宇記云張

儀樓宣明門樓也然今宣明門之名亦不可考矣今年灌口損戶口此事或恐

為神羞

後漢書戶口減如毛米書武成以濟兆民無作神羞左傳苟捷有功無作神羞

終藉隄

防出衆力高擁木石當清秋先王作法皆正道詭恠何

得參人謀

莊子恢詭譎恠又詭絕說幻恠易人謀鬼謀

嗟爾三屏不經濟缺

訛只與長川逝

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趙云此公之寓意于三屏指譏廟堂無經濟之人

甚明夫無經濟之用終亦缺訛隨長川而漂逝矣乾元二年乃呂諲李岷李揆第五琦同平章事五月李岷言毛若虛希中人旨用刑亂法帝怒李揆不敢爭出岷為蜀州刺史七月呂諲以從中人馬尚書之請為人求官罷九月第五琦鑄重規錢非是十月貶為惠州刺史公詩之作正在次年五月六月之間諸公之失皆已著見惟李揆未露至次年揆懼呂諲復用乃遣吏搆其過失諲密訴諸朝帝怒貶揆為袁州長史然則公豈不明見

其非經濟者乎但見元氣常調和自免洪濤恣彫瘵
子

經濟字見上注

建詩泛舟趙洪濤趙云此公有經濟之量知水土之

平持在乎得人蓋宰相以變理陰陽為事則調元氣之

謂也洪濤字祖雖出而京賦鼓洪濤而揚波而晋木華

海賦云帝媯巨害之世天網濤涌為彫為瘵洪濤瀾汗

萬里無際專用木華海賦之意言水之廣大為天網紀

而洪水橫流乃為彫傷瘵病于民矣莊子有陰陽調和

武后常問陳子昂調元氣以

何道選有稟元氣于靈和安得壯士提天綱再平水

土犀奔茫

前漢李尋傳五行以水為本其精玄武婺女
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為準平王道公正修

明則百川理絡脈通偏黨失綱則涌溢為敗陳蕃傳志

清天網舜典咨禹汝平水土

趙云梁沈約云安得壯

士駐奔曦陳蕃傳雖有志清天綱而

杜公所用則取海賦以求為天綱

杜鵑行

華陽風俗錄鳥有杜鵑者其大如鵲而羽鳴聲哀而吻有血土人云春至則鳴

聞其初聲者有別離之苦人皆惡聞之惟田家候其鳴則與農事趙云按蜀記曰昔人

有姓杜名宇號曰望帝宇死俗說云化為子規規鳥名也一名鵲蜀人聞子規鳥皆曰望

帝也遂于鵲字上加以杜姓謂之杜鵑又直名之為杜宇以次公考之此鳥乃暮春之時

農夫以為耕候曰規曰鵲其義取圓春之事也王介甫亦于宇說言之矣然有二種其一

褐色四川中亦有而內地多有之名曰子規仿像其聲之四云不如歸去其一色黑似鳥

而小兩吻赤如血而其聲二內地亦有而蜀中多有之名曰杜鵑仿像其聲之二云杜宇

夫所謂鵲之名自古有之漢書謂之曰鵲歐陽率更載臨海異物志曰題鵲一名田鵲春

三月鳴晝夜不止音聲自呼俗言取梅子塗其口兩邊皆赤至麥子熟鵲乃止率更據志以為塗口而後赤蓋信所傳聞耳蜀人既傳杜宇化為鵲而加杜姓稱為杜鵑又曰杜宇然其聲未必是呼杜宇也蓋望帝之前則聲云布穀則催耕之鳥而已杜公于長安玄都壇詩云子規夜啼山竹裂於雲安詩云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則指不如歸去四聲者而言之今有杜鵑行其後又有杜鵑詩則指杜宇之二聲者言之惟其指杜宇之二聲者言之故詩皆言帝王之事

君不見昔日蜀天子化作杜鵑似老鳥

成都記曰杜宇亦曰杜主自天

而降稱望帝好稼穡教人務農治郫城亦曰望帝至今蜀人將農者必先祀杜主時荊州人驚靈死其屍汧流

而上至汶山下復生見望帝望帝因以為相號曰開明
會巫山壅江人遭洪水開明為鑿通流有大功望帝因
以其位禪焉後望帝死其魂化為鳥名曰杜鵑亦曰子
規又云子規深春乃有聲低且怨與杜鵑之思歸樂都不
同也洛京東西多此鳥人以為子規者誠妄矣又云字
禪位于開明升西山隱焉時適三月子規鳥鳴故蜀人
悲子規鳥

寄巢生子不自啄羣鳥至今與哺鵲雖同君臣有

舊禮骨月滿眼身羈孤業工竄伏深樹裏四月五月偏

號呼其聲哀痛口流血所訴何事常區區爾惟一作摧

殘始發憤羞帶羽翮傷形愚蒼天變化誰料得萬事反

覆何所無萬事反覆何所無豈憶當殿羣臣趨趙云鮑昭行路

難云中有一鳥名杜鵑言是古時蜀帝魂聲音哀苦鳴
不息羽毛憔悴似人髭飛走樹間逐虫蟻豈憶往日天
子尊念此死生變化非常理心中惻愴不能言今公所
謂哀痛流血又有摧殘之語及末句憶羣臣起且云萬
事反覆蓋出于此也

戲作花卿歌

高適傳梓州副使段子章反以兵
攻東川節度李真率州兵與西川

節度使崔光遠攻子璋斬之西川牙將
花驚定者恃勇誅子璋大掠蜀天子怒

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

薛云左太冲蜀都
賦金城石郭兼通

中區既麗且崇實號成都齊栢康隨武帝起兵恣行暴
害江南之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兒稱衛大兒孔文舉小
兒楊用如快鵲風火生
薛云按南史曹景宗謂所親曰
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

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磬
聲放箭如鐵鳴叫平澤中
逐麋數肋射之渴飲其血
飢食其胃甜如甘露漿覺耳
後生風鼻尖出火此樂使
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見賊
唯多身始輕漢光武見大敵則勇

綿州副使着柘黃

綿州副使殺子璋也着柘黃僭乘輿服色也

趙云高適傳云梓州副使

段子璋反而公今詩云綿州副使着柘黃則梓州字誤
傳為綿州乎着柘黃天子之服也柘黃字或云當是赭
黃本朝詩曰戴了宮花賦了詩不容重見赭黃衣赭赤
也赤與黃二色之合為赭黃皆不敗輒改併俟博聞

我卿婦除即日平子璋觸體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

子璋即段子璋也崔大夫崔光遠也杜補遺古今詩

話云杜少時有病瘧者少陵曰吾詩可療之夜聞更秉
燭相對如夢寐其人誦之瘧猶是也少陵曰更誦吾詩
云蓋子璋觸體血模糊一聯誦之果愈詩感鬼神蓋不

也李侯重有此節度

趙云重乃重堂之重蓋殿子璋既攻東川則李真必失節度矣以花

柳斬之則李侯復保有節度焉

人道我卿絕世一作

無既稱絕世無天

子何不喚取守京都

譏其奪掠也魯直云子美作花卿歌雄壯激昂讀之想見其人也楊

明叔為余言花卿家在丹稜東館鎮至今有英氣血食其鄉見封為忠應公詩話苦溪漁隱曰細攷此歌想花卿當時在蜀雖有一時平賊之功然驕恣不法人甚苦之子美不欲顯言末句含蓄蓋可知矣

贈蜀僧閻邱師兄

太常博士均之孫

大師銅梁秀

左思蜀都賦外負銅梁于巖渠內函要害于膏腴杜補遺太平御覽載張孟陽蜀

都賦注云銅梁山名也按其山有桃枝竹東西連亘二十餘里山嶺之上平整遠望諸山此獨秀也山在合州

界銅籍籍名家孫袁陽源白馬篇籍籍嗚呼先博士炳

靈精氣奔左太冲蜀都賦近則江漢炳靈惟昔武皇后

臨軒御乾坤多士盡儒冠墨客藹雲屯楊子雲長楊賦

人子墨為客卿以諷當時上紫殿不獨卿相尊謝玄暉

陸士衡胡馬如雲屯省紫殿肅陰世傳問邱筆峻極逾崑崙禹本紀言崑崙高二千五百里日月所相

避隱為光明也鳳歲丹霄暮一作穴龍去白水潭東京賦

詩峻極于天愈之乃龍飛白青雲雪嶺東西都賦琳珉青瑩碑碣舊

水鳳翔參墟新漆蜀有雪山製存杜補遺東蜀牛頭山下有閣邱均撰瑞聖寺斯文

散都邑高價越璵璠

均以其文名當時四方碑碣多出其手璠璵璠玉器也

晚看作

者意妙絕與誰論

陸韓卿賦有云歌能妙絕

吾祖詩冠古同年蒙主

恩豫章采日月歲久空深根

豫章良材也

小子思疎濶豈能

達詞門窮愁一揮淚

愁一作秋陸士衡揮淚歎流離又揮淚廣川陰

相遇即諸

昆我住錦官城

成都記錦城以江山明麗錯雜如錦

兄居祇樹園

金剛經佛在舍

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杜補遺楞嚴經云祇桓精舍注云祇桓林樹名具云祇陀桓或云逝多此云戰勝即太

子名林主是彼故云勝林精舍建立有二因緣須達長者施園祇陀太子施樹故金剛經云祇樹給孤獨園

地近慰旅愁往來當丘樊天涯歇滯雨粳稻卧不翻漂

然薄游倦始興道旅

一作侶

數景晏步修廊而無車馬喧

陶淵明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夜闌接軟語落月如金盆

法華經又以軟語一

云言詞柔軟

杜補遺維摩經云菩薩成佛時命不中天大富梵行所言誠諦常以軟語眷屬不離善和諍訟

言必饒益不疾不恚

漠漠世界黑

一作空

驅驅爭奪繁唯有摩尼珠

可照濁水源

言性照圓明如摩尼珠然雖照濁水而不為濁水所污也如語云湮而不緇杜補

遺圓覺經譬如清淨摩尼寶珠映于五色隨方各現諸

愚癡者見彼摩尼寶有五色圓覺淨性現于身心隨類

各應亦復如是觀無量壽佛經云諸天童子摩尼以為

纓絡光照百餘里猶如和合百億日月不可具名室志

云馮翊嚴生家漢南峴山得一珠如彈丸色黑胡人曰

此西國清水珠也若至濁水冷然洞徹矣以三十萬易

之而去

泛溪

落景下高堂進舟泛迴溪

謝靈運對嶺臨迴溪 趙云廣雅云日將落日薄暮又日

西落光反照于東謂之反景故公今云落景也誰謂築迴溪字祖出枚乘七發云依絕區兮臨迴溪

居小

謝靈運躡險築幽居

未盡喬木西

詩南有喬木 趙云言不必大屋綿亘以盡喬木之

地遠郊信荒僻秋色有餘悽練練峰上雪纖纖雲表寬

趙云峰上雪應是遠言西山之上峰雪承秋色之後而言雪則西山謂之雪山四時皆雪也雪云練練以言其白江淹麗色賦云色練練而欲奪又梁吳均贈周承詩練練波中白皆取此義纖纖字則古詩有兩頭纖纖之

名童戲左右岸

一云兒童戲左右謝靈運海鷗戲春岸

罟弋畢提携

趙云言兩

岸皆有兒童嬉戲至盡携網罟畢弋以取魚鳥莊子曰畢弋者多鳥亂于上網罟者多魚亂于下網罟者取魚之器畢弋者取鳥之器今所謂罟弋言網罟畢弋所謂畢提携却是畢盡之畢也

翻倒荷芰亂

指揮迎路迷

謝靈運連巖覺路塞密竹使逕迷來人忘新行去子惑故溪

趙云其為嬉戲至翻

倒芰荷而亂互相指揮無所適從故于路翻成迷惑也陸韓卿詩荷芰始參差

得魚已割鱗

採藕不洗泥人情逐鮮美物賤事已

一作

睽

趙云得魚則便割其

鱗而殺之採藕則不及洗泥而食之皆兒童之戲也雖是兒童之戲而于人情以鮮美為貴于物以非新為賤物既可賤事亦睽離矣此龍陽君以得魚棄前魚為恩奪而泣者也公因目前實事起意以雖小兒猶知好新

而厭故也 吾村靄暝姿異舍雞亦棲蕭條欲何適出處庶可

齊

沈休文蕭條何所欲 趙云以既無所適遂可以處不必出也衣上見新月霜中登

故畦濁醪自初

一作新

熟東城多鼓鼙

趙云蓋言濁酒幸自初熟可以供飲

宜安郊村之興况東城多鼓鼙乎濁醪字公屢使本出魏都賦清醕如濟濁醪如河東城東州之城也是年四月東川節度兵馬使段子璋反五月西川節度使崔光遠使牙將花驚定擊斬之驚定乘勝大掠東蜀至天子聞之而怒則雖七月兵應未定故云

題壁上常偃畫馬歌

鮑云朱景玄畫斷云常偃伯父工龍馬父鑒工山水

松石偃又工仙僧老松異石人知其善畫馬不知其松石更工

常侯別我有所適知我憐君

一作梁

畫無敵戲拈秃筆埽

驊駟歟見麒麟出東壁

驊駟良馬也麒麟瑞獸也餘見

上天育驪
騎歌注

一匹斂草一匹嘶坐看千里當霜蹄時危安

得真致此與人同生亦同死

莊子馬蹄可以踐霜雪斂草飲水呂布嘗御良馬號

曰赤免能馳城飛塹馳突燕軍一日或至三四斬首而出趙云乃所向無空闊真堪託死生之意其事則世

說曰劉備之初奔劉表表左右欲因會取備備覺如廁便出所乘馬的顱走墮襄陽城檀溪水中備急謂的顱曰今日厄何不努力的顱一踴三丈得過又如劉牢之為慕容垂所逼馬跳五丈澗而脫

戲題畫山水圖歌

王宰畫丹青絕倫

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主宰始肯

留真跡壯哉崑崙方壺

一云圖

列子湯問夏革曰渤海之東不知幾萬億里有

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底名曰歸墟八宏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減焉注世傳天河與大海

通其中有五山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州五曰蓬萊又周穆王宿于崑崙之河汾水之陽山海

經云崑崙山有五色水

趙云此圖應畫江山之

挂君

執闕速故直以為崑崙與方壺山之圖形容之

巴陵岳陽也洞庭在其左海東有日本國

高堂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東

赤岸地名

杜補遺南充州記曰瓜步山東五里江有赤岸山南臨江中羅君

章云赤岸若朝霞即此也潯水自海入江衝激六七百里至北岸側其執始袁郭景純江賦云鼓洪濤于赤岸

餘巴陵洞庭事見第四寄薛三郎中青草洞庭湖補遺
趙云又狀其水之闊遠文選枚乘七發云凌赤岸矣

後學者見却昂作岐卻涇寧四州人馬坊碑有云我有
唐之新造國也于赤岸澤僅得牝牡三千匹遂感赤岸
所在殊不知此隴右間亦有赤岸矣巴陵之洞庭曰本
國之東真州之赤岸通銀河之水此皆收其遠也

中有雲氣隨飛龍

莊子姑射山有神人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

舟人漁

子入浦淑山水盡亞

一作帶

洪濤風

江賦舟子涉人又蘆人漁子海賦舟人漁

子徂南極東七發陵赤岸簪扶桑

趙云楚辭入淑浦

而倒用之則何遜咏白鷗詩云孤飛出浦淑獨宿下滄

洲莊子有山木篇

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一作

京賦起洪濤而揚波

一作

千萬里

薛云按南史竟陵王子良孫賁字文炳能書善畫于扇上圓山水咫尺之間便覺萬里為遙矜

慎不傳自

娛而已

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吳松半江水

趙云言吳地之

松江也若溪漁隱曰予讀益州畫記云王宰大厯中家于蜀州能畫山水意出象外老杜與宰同時此歌又居

成都作其詩

與必不安

題李尊師松樹障子歌

老夫清晨梳白頭

趙云禮記云大夫得謝自稱曰老夫左傳云牽車老夫曹子建云雲散還

城邑清晨復來還邠陽云白頭如新又前人有白頭翁之語

玄都道士來相訪握髮

呼兒延入戶

周公一沐三握髮趙云古詩呼兒烹鯉魚

手提新畫青松障

障子松林靜者冥

趙云楚辭曰者冥兮晝晦

憑軒忽若無丹青陰崖

却承霜雪

一作露

幹馬季

長笛賦

生于終南之陰崖南

趙云登

樓賦憑軒檻以遙望而江淹擬張綽云憑軒咏

堯老孔子曰霜雪既降吾以是知松柏之茂也

偃蓋反

走虬龍形老夫平生好奇古之松故杜齊魏收詩云古

松圖偃蓋新栢寫烟岑隋煬帝古松詩云獨留麈尾影

猶橫偃蓋陰反走虬龍形言松身之反走如之也若抱

朴子云松樹反中有聚脂狀如龍形乃言對此興與精

松脂之形則栢之古身亦可狀為虬龍矣

靈聚已知仙客意相親更覺良工心獨苦

東坡詩話云

故人董傳善

論詩余嘗云子美詩不免有凡語已知仙客意相親更

覺良工心獨苦此豈非凡語耶傳笑曰此句殆為君發

凡人用意深處人罕能識此所以為獨苦豈獨言哉

杜補遺古今詩話云管子曰事無終始無事多業此言

學者貴能成就也唐人為詩皆量已力以致功常積精思數十年然後各自名家今人不然未有小得已高視前人自以為無敵然知音之難萬事悉然杜工部詩云更覺良工心獨苦用意之妙有舉世莫之知者此其所以為獨苦歟趙云古詩云晨風懷苦心陸士衡猛虎行云志士多苦心豫章行云曾是懷苦心則公益用此也松下文人巾屨同偶坐似一作是商山翁悵望一作悵

聊歌紫芝曲時危慘澹來悲風

商山翁紫芝曲並見上喜晴及洗兵馬注

古栢行

傷有其才而不得其用也趙云此詩凡三段自孔明廟前有老栢至月出寒

通雪山白八句指言今夔州孔明廟之栢自憶昨路繞錦亭東至正直元因造化功八句追言成都先主廟之栢自大厦雖傾要梁棟至古來材大難為用八句總言兩處之栢起

意以嗟大材之人且自況其身

孔明廟前有老栢

廟在成都先主廟西隅趙云孔明為蜀相成都則先主廟而武侯祠堂

附焉夔州則先主廟武侯廟各別今咏栢專是孔明廟而已豈非夔州栢乎公詩集中其在夔也屢有孔明廟

詩于夔州十絕云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栢參天長以絕句證之則此乃夔州之詩明矣柯如青

銅根如石

趙云任昉述異曰虞氏縣有虞君塚塚傍栢二株勁如銅石也黃貢獻之云在費多得家

見述異志一本正有其柯如青銅其根知鐵石之文則公必使青銅尤為有據霜皮溜兩四十

圍黛色參天二千尺

曹子建荆轲上參天新添細素雜記云沈存中筆談云四十圍乃是

徑七尺無乃太細長乎予謂存中性機警尤善章算術獨于此為誤何也古制以圍三徑一四十圍即百二十

尺圍有百二十尺即徑四十尺矣安得云七尺也若以人兩手大指相合為一圍則是一小尺即徑一丈三尺三寸又安得云七尺也武侯廟柏當從古制為定則徑四十尺其長二千尺宜矣遊齋間覽云沈不知子美之意但言其色而已猶言其翠色蒼然仰視高遠有至于二千尺而幾于參天也若如此求疵則二千尺固未足以參天而詩人謂峻極于天者更為妄語范蜀公云武侯廟柏才十丈而杜云二千尺以謂詩人好大其事學林新編云按子美潭閣吏詩曰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豈有萬丈城耶姑言其高四十圍二千尺者亦姑言其高且大也詩人之言當如此而存中乃拘以尺寸較之則過矣趙云庾肩吾過建昌故臺詩曰圖雲初溜雨畫水即生苔鮑照與其妹書言所歷之處曰半山以下純為黛色其四十圍二千尺又用柏事以形容今柏之長大也四十圍則隋均州圖經云南陽武當南門且有杜栢樹大四十圍梁蕭欣為郡伐之二千尺則巴郡

有栢樹大可十圍高二千尺餘此並載樂史太平寰宇記中公夔州絕句有云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栢參天長則夔州廟中之栢當公賦詩時目見其高大故今又有參天二千尺之句前輩既不知此是夔州而又不見樂史所載栢事乃為紛紛之說

君臣已與時際會

蜀先主孤之有孔明如魚之有水也

趙云楊子云堯舜禹君臣也而並孟達辭先主表云際會之間請命乞身

樹木猶為人愛

惜左傳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惜其人乎劉歆曰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趙

云佛書有云樹木神三國志注載魏書言太祖屯兵堤南樹木幽深呂布疑其有伏前既已言栢之大高矣便可接氣接巫峽寒通雪山皆為形容之句而却掃此兩句何也曰此公詩之妙處也蓋栢雖有四十圍之大二千尺之長者而後人如蕭欣輒代之不能久有惟此栢以君臣際會之休故人愛惜以至于今也惟其如此然

後致氣接寒
通之遠焉

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

宜都山川

記曰巴東三峽巫峽長詩眼云形似之意蓋出于詩人之賦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是也激昂之語蓋出于詩人之興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是也古人形似之語如鏡取形燈取影也故老杜所題詩往往親到其處蓋知其工激昂之言孟子所謂不以文害辭辭害意初不可形迹考然如此乃見一時之意余游武侯廟然後知古杜詩所謂柯如青銅根如石信然決不可改此乃形似之語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此激昂之語不如此則不見栢之大也文章固多端警策往往在此兩體耳趙云巫峽主雲來言之高唐賦曰妾居巫山之陽高立之岨朝為行雲暮為行雨巫峽在夔之下至峽之雲來而栢之氣與接雪山主月出言之雪山謂之西山記云月出于西雪山在夔之西雪山之月出而栢之寒與通皆言其高大也

東方朔別傳曰凡占長史東耕當視天有黃雲來覆車
五穀大熟梁吳均詠雪詩有云白雪蒼梧來過拂章華
臺于雲亦使來字矣詩云月出皎兮盛弘之荊州記載
古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泪霑裳又陳陰鑑
渡青草湖詩曰穴去茅山近江連巫峽長夔州雖不望
見雪山大槩在蜀西之一帶西域記雪山積雪不消冬
夏望之皆白故云雪山白此言夔州之栢尤明亦所以
引下段言成都之栢在雪山之下而此栢寒通雪山矣

憶昨路繞錦亭東先主武侯同閔宮

詩閔宮有恤趙云此乃追言成都

先主廟之栢杜公近方離成都而來夔故止可言憶昨
也士夫誤誦此詩句之熟以為憶昨路繞錦城東又生
疑惑乃謂先主廟在成都南門外而子美云錦城東為
不可曉此不自知其誤誦之熟也嚴武有寄題杜二錦
江野亭詩此豈所謂錦亭乎或是當時先主廟西又有
錦亭雖不見所載而以意逆志為然公自西郊草堂遠

所謂錦亭而往乃為東矣同閔宮蓋崔巍枝幹郊原古又紀實也今廟中塑先主武侯之像

窈窕丹青戶牖空

趙云郊原古則先主廟栢在平地而古也下句感物弔古言窈窕深邃所

施丹青之戶牖徒存而無人也謝靈運詩云窈窕承明內言宮殿之深邃矣張良廟教云可改構棟宇而修丹

青老子云鑿戶牖以為室

落落盤居雖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風

趙云杜篤

首陽山賦曰長松落落卉木蒙蒙梁沈約高松賦云鬱彼高松栢根得地冥冥孤高則言栢之高而望之冥冥如揚子云鴻飛冥冥尚書烈風雷雨弗迷而在扶持自栢用之則七發之言栢樹云冬則烈風之所激

是神明力正直元因造化功

薛云孫興公天台賦嗟台岳之所異挺實神明之所

扶持趙云列子曰穆王見偃師嘆曰人之巧乃與造化同功前漢有云造化之功大厦如傾要

梁棟

將大顯

萬牛回首邱山重

趙云大廈以比國家如傾以言多難梁棟以栢喻人

材庾子嵩目和嶠森森如千丈松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也後漢馮衍說辭曰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為之梁棟

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剪伐誰能送

甘棠勿剪勿伐趙云栢木有大采

具在其中故云不露文章人已訝其高大下句蓋自况其不憚糜軀損身以應器使然誰能送致之乎

苦

心豈免容螻蟻香葉終經宿鸞鳳

趙云栢實與葉其味苦故栢心亦苦心雖

苦矣而不免螻蟻之所穿以况小人之見凌也下句豈非公自况其終接駕鸞之侶乎謝承後漢書曰方儲遭

母憂種松柏驚棲其上

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材大難為用

莊子吾有

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趙云王充論

衡効力篇云或伐薪于山輕小之木合能束之至于大木十圍以上引之不能動推之不能移則委之于山林收所求之小木而已由斯以論知能之大者其猶十圍以上木也人力不能舉薦其猶薪者不能推引也孔子周流無所留止非聖才不能道大難行人不能用也故夫孔子山中巨木之類也論衡之語如此公所謂材大難為用豈不出于此乎

戲為雙松圖歌

常偃畫

天下幾人畫古松翠宏已老常偃少

畢宏亦畫工也

絕筆長風

起纖末

仲尼作春秋絕筆于獲麟長笛賦其應清風也纖末奮藉

滿堂動色嗟神妙

趙云滿堂如滿堂為之不動兩株慘裂苔蘚皮屈鐵交錯

樂左傳使者色動而言肆

迴高枝白摧朽骨龍虎死墨入太陰雷雨垂松根胡僧

憇寂寞龐眉皓首無住著偏袒右肩露雙腳

金剛經偏袒右肩右

膝著地

趙云因畫胡僧而紀咏之故用佛書字為張

良傳載四皓之龐眉皓首衣冠甚偉楞嚴經云名無住

行名無著行公摘其字而合用之也然唐有中興間氣集載鄭賢詩云高僧無住著何日出東林賢與公同時

人莫知孰先用也葉裏松子僧前落常侯常侯數相見我有一

匹好東

一作素

絹重之不減錦繡段

四愁詩美人贈我錦繡段

趙云不減者

不虧也本出左傳不為末減其後晉人多言某人不減某人

已令拂拭先凌亂

謝惠連清

波時凌亂

趙云梁吳均行路難曰未央採女棄鳴鳬爭見拂拭生光儀謝朓和劉繪詩頽紫共彬駁雲錦相

凌請公放筆為直幹

喜雨

春旱天地昏日色赤如血

前漢河平元年日出赤如血趙云日赤色如血公極言

旱日之可畏舊注引前漢河平元年日色赤如血河平者成帝年號也成帝本紀及漢天文志並無之乃晉光熙元年五月壬辰癸巳日光四散流如血流照地皆赤甲午又如之占曰君道失明又永嘉五年三月庚申日散光如血下流所照皆赤舊注模稜妄引年號有誤後學故為詳出之也農事都已休兵戍

况騷屑巴人困軍須慟哭厚土熱

左傳皇天厚土實聞此言趙云按本朝

樂史寰宇記載閬州閬中郡春秋之巴國也有渝水為前漢高祖紀所謂巴渝之舞是已公詩每有巴字皆多

閬州詩矣厚土經傳只使后土至厚地字方使厚薄之厚今公厚土蓋因有厚地故用厚坤又用厚土耳舊注便改左傳作皇天厚土實闡此言非是 滄江夜來雨真宰 真宰見第罪一

雪穀根小蘇息沴氣終不滅

趙云沴氣陰陽錯謬之氣也沴音戾莊子曰陰陽之

氣有沴

何由見寧歲解我憂思結

國語自子之行晉無寧歲鮑明遠寧歲猶七奔

崢嶸羣山雲交會未斷絕

趙云交會字周禮陰陽之所交風雨之所會而合成安

得鞭雷公滂沱洗吳越

時聞浙右多盜賊出獵賊霹靂列缺吐火施鞭又鞭洛水之宓

如南都賦鞭魍魎

趙云滂沱言大雨也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

客從西北來遺我翠織成

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趙云織成者絲物之名

後漢輿服志云織成者多

開緘風濤涌中有掉尾鯨

江賦揚鬐掉尾又介鯨乘濤以

出入海賦其魚則橫海之鯨偃尾高濤巨鱗插雲

趙云顏延年詩春江壯風濤

逶迤羅水族

瑣細不足名

皆言織紋也

客云充君褥承君終宴榮空堂魑

魅走高枕形神清

趙云曹子建詩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公言其可以為褥而為褥之用

有三一則可承終盡之宴二則設之于高堂而魑魅見其上海獸恠狀必驚而走三則寢于其上可以除魔去

魘神魂自清也于一

領客珍重意顧我非公卿留之懼

句五字中意各存矣不祥左傳服之災也施之混柴荆服飾定尊卑大哉萬古

程書車服
以庸
今我一賤老衲褐更無營
禹貢衲褐不完師古曰衲者謂僅堅

所着布長襦也
衲毛布也
衲音堅
趙云簡冊所載有短褐有衲褐公每對屬處則用短褐蓋短窄之褐也衲

褐取童豎之褐為義今單句云衲褐更無營則用短褐亦可大率貧者之服耳
煌煌珠宮物寢

處禍所嬰
書云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趙云珠宮指言龍宮也楚辭云貝闕兮

珠宮蓋言以此褥而寢處非卑賤者所宜懼嬰于禍又以成不祥之義也說文云嬰繞也如曹子建四言云咨

我小子凶
歎息當路子干戈尚縱橫掌握有權柄衣馬頑是嬰

自肥輕
語乘肥馬衣輕裘
趙云今當用兵之時其當路得執之人乘此干戈擾攘操握權柄自然乘

肥馬衣輕裘非我所預也孟子曰夫子當路于齊淮南子置鑒燧掌握之中
李鼎死岐陽實

以驕貴盈

趙云李鼎于史無傳惟見姓名于舊史崔光遠傳上元元年以李鼎代光遠為鳳翔節度

使又新唐書載于上元二年二月云奴刺党項羌寇寶雞焚大散關寇鳳州鳳翔尹李鼎敗之此李鼎之可見

者史有恃寵驕盈

來瑱賜自盡氣豪直阻兵

上元三年肅宗追瑒入京裴茂稱瑒

屈強難制宜早除之寶應二年敗瑒皆聞黃金多坐見播州縣尉翌日賜死左傳阻兵安忍

悔吝生

蘇季子位高多金也老子曰多藏則厚亡易云吉凶悔吝生乎動

奈何田舍翁

受此厚貺情

漢祖起田舍翁

錦鯨卷還客始覺心和平振我麤

席塵愧客茹藜羹

王子淵頌羹藜舍糗者不足論太牢之滋味趙云莊子云藜羹不糝舊

注所引在後又字倒矣

丈人山

青城山記云此山為五岳之長故云丈人有丈人觀

自為青城客不唾青城地為愛丈人山丹梯近幽意

趙云

唾地者有所惡而唾也元魏爾朱榮手毀匿名書唾地曰云云是也不唾其地所以敬之也陳徐陵作玉臺新

詠載劉勰妻王維詩云千里不唾井况乃昔所奉丹梯上山之路也謝玄暉敬亭山詩要欲追奇趣即此陵丹

梯靈運躡步陵丹梯

丈人祠西佳氣濃

陶潛山氣日夕佳後漢氣佳哉郁郁蔥蔥

擬住最高峰

靈光殿賦緣雲上征

掃除白髮黃精在君看他時冰

雪容

世說黃精久服反老為少甘平補益輕身延年不飢

趙云按本草黃精味

縣連接其中道者往往而過有呂生者居二邑間自為童况時屬黃精煮服之十年行若飄風母逼令餐飯諸

妹置猪脂于酒中強飲之乃通于口鼻噓吸之際一物自口中落長二寸餘衆共視之乃一黃金人子呂生乃仆卧不起移時方起先是呂生雖年近六十鬢髮如漆及是皓首觀此則黃精有掃除白髮之功矣漢書婦除煩寄莊子姑射神人肌膚若冰雪

百憂集行

趙云詩我生之後逢此百憂而王筠行路難云百憂俱集斷人腸故取為

題

憶年十五心尚孩

年一作昔魯昭公十五而猶有童心者子若嬰兒之未孩聖人皆孩之

趙云孩者可提之童也十五乃志學之時心未免于孩故云尚孩押孩字韻陶淵明命子曰言云日居月諸漸

免于孩

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

千迴即令倏忽已五十坐卧只多少行立強將笑語供

主人悲見生涯百憂集

趙云公生于壬子先天元卒至此則五十歲也主人蓋卜居詩

所謂主人為卜林塘幽之主人豈地主者乎學者多妄指以為府尹非也

入門依舊四壁空

相如家居徒四壁立

老妻覩我顏色同癡兒未知父子禮叫怒索

飯啼門東

集注班超幼年每索飯稍遲即叫怒父曰此子異日當為萬戶侯

投簡成華兩縣諸子

明皇幸蜀號成都為南京故成華得稱赤縣

赤縣官曹擁材僚

十州記神州赤縣

軟裘快馬當冰雪長安苦

寒誰獨悲杜陵野老骨欲折

趙云京畿倚郭謂之赤縣史記鄒衍所謂神州赤縣

成都當此時號為南京故公詩指兩縣得謂之赤縣梁簡文帝與蕭臨川書八區內侍殿直御史之廬几棘外府且息官曹之務沈約懷舊吏部信才傑蔡伯世云此成都詩不應言長安其夜字之訛故誤作安耳況卒章之意明甚其說非長此公雖在成都而遠念長安之寒下句南山青門則言長安之地矣杜陵屬京兆後漢李固傳霍光憂愧發憤悔之折骨南山豆苗早荒穢

楊惲傳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項

豆落而為箕

青門瓜地新凍裂

史記邵平種瓜于長安城東漢書霸城門所謂青門也即

長安城

鄉里兒童項領成

詩節彼南山四牡項領趙東門名鄉里兒童項領成云按陶淵明所謂鄉里小人

故公又云鄉里小兒狐白裘項領成言其長成而得意也後漢呂強陳政事書有云羣邪有頌朝廷故

舊禮數絕

左傳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任彥昇哭范僕射詩平生里數絕

自然棄擲與

時異況乃疎頑臨事拙飢卧動即向一旬敝衣何嘗聯

百結

劉公幹彌曠十餘旬子思居于衛二旬九食之

趙云重言其貧也說苑言董先生衣百

結君不見空牆日色晚此老無聲淚垂血

趙云下和獻王而遭別則

哭于空山淚盡繼之以血

徐卿二子歌

趙云二子字雖是實道其事而論語見其二子焉

君不見徐卿二子生絕奇感應吉夢相追隨

詩吉夢維何維熊維

羅乃生男子

趙云書子建詩飛蓋相追隨

孔子釋氏親抱送盡是天上麒麟兒

麟兒

徐陵年數歲家人携見寶誌上人誌以手摩頂曰天上石麒麟也

大兒九齡色清

漱秋水為神玉為骨小兒五歲氣食牛滿堂賓客皆迴

頭楊子吾家之童烏九齡而與我立文大兒見四卷劉少府詩尸子虎豹之駢雖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氣謝

希逸月賦滿堂變容回皇如失趙云世說孔文舉有

二子大者十歲小者五歲晝日父眠小者牀頭盜酒飲

之大兒謂曰何以不拜荅曰偷何行禮此載年小而善言語也管輅別傳言何晏尚書神明清澈見世說注陳

遵傳王莽傳皆有賓客滿堂云云也

舊注引月賦滿堂變容不相干矣吾知徐卿百不憂

積善衮衮生公侯

易積善之家衮衮見上醉時歌注

丈夫生兒有如此

二維者名位豈肯卑微休

趙云左傳名位不同王充論衡自紀篇位雖卑微行苟離

俗必興之友

病栢

有栢生崇岡童童狀車

一作青

蓋

琴賦北峻岳之崇岡魏文帝西北有浮雲亭

如車蓋

杜補遺云蜀志先主舍東南角簾上有桑樹

生高五丈餘遙望兒童童如小車蓋往來者皆恠此樹

非凡先主少時與諸小兒戲諸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

羽葆蓋車又齊書太祖宅在進武南有桑樹狀如車蓋

上年數歲游于其下從兄

偃威龍虎姿主當風雲會

神

敬宗謂曰此樹為汝生也

傳麒麟客有龍虎之姿趙云魏吳季重答魏太子牋

臣幸得下憑之材值風雲之會晉陸機塘上行言江籬

曰彼蒙風雲會移居華池邊

神明依正直故老多再拜

史有感遇風雲依乘風雲

趙云傳聰明正直之謂神今言栢樹

正直而神明反依之也詩召彼故老

豈知千年根中路

顏色壞出非不得地蟠據亦高大

梁沈約高松賦云鬱彼高松柄根得地元

魏奚斤之言赫連昌曰未有盤據之資易君子以積小成大

歲寒忽無憑日夜柯葉

改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禮器如松栢之有心貫四時不改柯易葉趙云古詩日夜黃日夜疎言其不

覺如此

丹鳳領九雛哀鳴翔其外

建康實錄鳳將九雛再見于豐城衆鳥從

之洞簫賦孤雌寡鵠娛優乎其下春禽羣嬉翔翔乎其顛琴賦翔鸞集其顛杜補遺按吳兢樂府古題要解

云鳳將雛漢世曲名晉應璩百一詩云言是鳳將雛又杜齊陽松玠談藪云東海何承天除著作年已邁諸佐

郎並少年荀伯玉呼為妳母承天云卿當言鳳凰將九子妳母何言耶亦將雛之義趙云古歌詞隴西行曰

鳳凰鳴啾啾一母將九雛南都賦鸞鸞鵠雛翔其上鵠鵠志意滿養子穿一作穴

內詩有鳩
鷄篇

客從何鄉來佇立久吁恠

趙云上句倣古詩客從遠方來也李

善注文選吁疑恠之辭此摘用矣

靜求元精

一作無根

理浩蕩難倚賴

趙云後漢

即顓傳元精所生王之佐臣而晉阮籍咏懷詩曰天地絪縕元精代序

九家集注杜詩卷七